西征随笔 清 汪景祺

○与胡别驾遵王字别后大风，初更始至柏乡，即往晤旧令张君。张君握手大恸，母妻两丧，皆不能返故土，此地人口尚多，每日须啖小米石余，他物称是。已雇驮轿四顶、车四辆、骑骡二十头，先遣其侄子女东归，而不能起身。连夜往见韩六哥，韩付之一笑，索然而返。次日张君未来，弟晨起独坐。自先公捐馆以来，宿昔之通门年谊及数十年香火之交，待我如陌路，与张君从无半面而倾盖如故。今见其颠沛若此，竟不能稍效涓埃，汪某血性男子，肯与鼠辈为伍乎？未几张君来叩，其所需非百金不可。急检旅囊尚存百十金，仅留十金，以百金付张君，且曰：“君速归寓料理。明晨我来郭外送君，眷属东归，仆亦北发矣。”张君方欲致词，弟曰：“去！去！无可将意，若作一世俗常语，是以狗彘相待也。”张君咨嗟而去。韩六哥留至署晚饭，忽云旧令眷属断不能归去，此刻闻定明晨就道，大是异事。

弟亦不答，韩六哥问何时起行，弟云：“明晨送张君弟侄去，即北辕矣。”次日往去，张君弟侄子女呼天痛哭，如永诀者，然弟亦不知涕泪之何从也。韩六哥来以十六金相惠，弟甫接入手，即送与张五兄，曰：“以此为从者盘食之费。”

其家属径去，今日可宿隆平。弟此刻在赵州大石桥用饭，大约往栾城县，囊中所存仅十金而已，无论不能到西安，即平定州亦难枵腹而至，然自信无饿倒中途之理。与张君交六年，承其解推无算，计此一百十六金尚不能报十分之一。然见其眷属飘然而去，甚以为快。颇有笑我之谬者，人情至此，夫复何言？二月初六日午，刻赵州大石桥旅次。

○朱汉源长梧子诗集序诗书之陵夷也久矣，自击壤而后，理学风雅分而为二。信口成吟，其去张打油、胡钉铰也不远；胭脂金粉，即为轻薄之词。《诗》三百篇，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而不录耶。间有涉猎兔园册子者，学无根柢，言匪性情。如官厨宿馔，居肃具陈，鲜[B161]杂进。甚至襞绩纂组，节节俱断，以是而言诗，无怪乎二十年来世不复有所谓诗也。彼夫村童野姬，兴之所之，往往矢口而成章，发声而中节，而操觚家如衣败絮行荆棘中，触处碍。呜呼！不重可慨哉。汉源先生于古今之书无所不读，壮岁厌薄功名，即弃去诸生业，益肆力于诗古文辞，上自风骚，下迄汉魏，以至六朝三唐宋元明皆囊括包举。洋洋洒洒，自成一家之言。足迹半天下，过都历府即为歌诗以纪之。凭吊兴亡，论今昔杜陵之讽谕，激切履道之感慨流连。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戒，匪徒以诗自鸣其不平而已也。汉源与余有连，行辈为尊，而年复长于余。常慨今日无识字人，谬引余为知己。汉源既不能家食，余亦奔走南北，时与汉源更唱迭和于车声帆影间。顷相值于洪崖官舍，为信宿之留，汉源出示近作，循

环雄诵，支大厦之将倾，回狂澜于既倒，四始六义之得以绵绵延延传之后世者，其在斯人欤？余少即学为韵语，跋扈词场，于人少所推许，惟于汉源，则输心降志，最为服膺。余今流落江湖，不能有所成就，汉源亦眼花须白尚无买山之钱。语曰诗能穷人，又曰诗穷而后工，又曰诗人少达而多穷，三复斯言，相视而笑，孰得孰失，当必有辨之者。雍正二年二月二十又四日，钱塘汪景祺星堂氏拜手谨题。

○步光小传余素好狹邪之游，辛丑触暑，南还遭疾几殆，遂不复为之。但客途寂寞，藉此以解羈愁。锦衾烂然，共处其中，虽不敢云大程之心中无妓，亦庶几柳下之坐怀不乱。所谓姑苏台半生贴肉不如若耶溪头一面也。二月二十六日，次侯马驿，日方卓午。索居无赖，问逆旅主人：此地校书有举趾可观，谈笑有致者乎？主人曰：“有步光者，色冠一时，善骑射，能为新声。第其人好酒悲固，奇女子也。”

余急呼之入门，丰姿绰约，体不胜衣，如姑射山神人，光耀一室。然不平之气，跃跃眉宇间，且其意不在客。余讽曰：“卿既失身风尘，宜少贬气节，往来皆俗子也，不徒自苦乎？”步光俯而思，仰而笑曰：“君似知我者。”始稍稍款狎，顾见壁间弓矢，反唇曰：“文人携此何为？”余曰：“闻卿雅善此技，可一见乎？”

步光曰：“诺。”因臂弓抽矢至屋后隙地，植鞭杆于数十步外，三发皆中。余曰：“卿红线之俦，惜仆非薛节度，奈何？”步光笑曰：“君乃邮亭一夜之陶学士耳，若作”风光好“一阙，妾当为君歌之。”余心不测其何如人，细叩之，不答一语。

酒半，强之歌，琵琶半面，其声甚哀聆，其所歌之词则曰：“你将这言儿语儿休，只管牢牢刀刀的问有什么方儿法儿，解得俺昏昏沉沉的闷。俺对着衾儿枕儿，怕与那腌腌赞赞的近谈什么歌儿舞儿。镇日价荒荒獐獐的混，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，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。俺只愿荆儿布儿，出了这风风流流的阵。”盖《正宫调》之《叨叨令》也。余曰：“此卿自制曲也。章台一枝，似有所属，不妨为我明言。仆不敢比薛节度，独不能为许虞侯乎？陶学士因缘老夫计不出此。”步光置琵琶几上颇有不乐之色，既而曰：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，何余益骇然？”既就寝，余更以言挑之，步光雪涕曰：“妾，将家女也。十岁父死滇南宦所，嫡母携妾还大同，生母亦病亡。嫡母遂以妾付媒媪，遂失身娼家。假母延女师教之识字，且作此曲。顷所歌者，乃北鄙之音，幸勿见笑。”余曰：“卿隶乐籍有年，岂无风流儒雅可托终身者乎？”步光曰：“有江南进士某郎，以谒选者上，迂道至大同，其亲知莅任兹土竟不礼焉，某郎流离失所，不免饥寒，邂逅相逢，情怀颇厚。妾时年十七，为其所愚，遂有终身之订

，留妾家者一年。选期已近，而贫不能行，妾倾囊为千金之装，某郎以诗扇一留赠，妾拔玉钗遗之，约他日即不自来，遣人相迎以此为信。居二载，音问杳然。后闻其官河南，走一使以手书责践旧约，某郎已别纳宠姬二人，顿乖夙好，呼妾使至署曰：“身既为官，自惜名节，岂有堂堂县令而以倡为妾者。归语妖姬不必更言前事。‘焚妾所寄尺素，掷玉钗于地，椎碎之，且扑妾使械还大同。假母遇妾素厚，因为某郎所负资用乏绝，相待无复人理，常骂曰：“死奴！曾语汝书生不可信，今竟何如？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，能插翅飞入，向薄情郎索一钱耶？”顷所歌者，乃答某郎之曲。尚有二曲，请为君歌之。”即披衣援琵琶而歌：“其望某郎信不至，曰想当初香儿火儿罚下了真真诚诚的誓，送他去车儿马儿掉下些孤孤凄凄的泪，盼杀那鱼儿雁儿并没有寒寒温温的寄，提起那轻儿薄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。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，兀的不痛杀人也么哥。闪得俺朝儿暮儿受尽了烟烟花花的罪。其某郎薄幸，曰你听那金儿鼓儿每日里丁丁东东的响，你和那姬儿妾儿不住的咿咿哑哑的浪，不想着鞋儿袜儿当日过寒寒酸酸的样，也念我肠儿肚儿可怜杀痴痴呆呆的望。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，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。为甚的神儿圣儿似这等糊糊涂涂的帐？”

歌罢掷琵琶恸哭。余穷途失意，闻之涕泗交颐，止之曰：“是将江州司马，我也。”

步光拭泪呜咽曰：“妾安得为商人妇哉。”挑灯起坐，纵谈至天大明，惘惘作别。

步光亦将返云中，以乐户之禁甚严也。从兹分手，后会何时。某郎薄幸至此，闻于去年丁内忧去官，旋以亏帑削籍矣，呜呼！某郎一措大耳，步光所赠金帛，皆从床席中得来，乃以此得官，以此赴任，以此贍其父母、妻子，以此别纳宠姬二人，而捐弃旧盟，终不一顾。我不知其是何心肝也，某郎不欲言其姓名，盖居然赐进士出身者，可胜慨哉。

步光年二十一，不知其姓，小字曰青儿，大同人。

〔附：载绝句八首〕

褰帘微笑道胜常，翠叶花钿碧玉。更换舞衣香满室，葳蕤自启镂金箱。
明月雕弓挽铁胎，风流格调小身材。儿家生长云中郡，曾向恒山射虎来。
河光清浅月黄昏，琥珀光浮酒满樽。宛转柔情人半醉，这般时节最销魂。
弹出哀弦放玉笋，停歌挥泪诉平生。谁怜薄命伤心语，似听花间百啭莺。
代云燕月路茫茫，红粉相怜住教坊。百里牵丝名进士，千金去篋薄情郎。
天涯荡子悔绸缪，玉碎钗残翠黛愁。闻赐兰房新半臂，尚分柳巷旧缠头。
数奇我亦叹颠连，北里南宫共怆然。憔悴风尘沦落苦，香焦烛跋不成眠。
背人私语晕红潮，戍鼓沉沉漏渐遥。兽灰已熏鸳被暖，莫将间恨负良宵。

○遇红石村三女记二月二十九日，天未明，自闻喜县启行四十里至大水头，时方辰刻，偶以晓寒疝微病，饭罢僵卧不能起，遣诸奴押马车及行李徐行，惟留洪昭随侍。少选偕洪昭二骑就道，大风扬沙，耳目鼻舌皆满，误折而南，所行非官道。约二十余里，疝疾大作，痞气上升。路东一里许有小村，询之途人，曰红石镇。勉强纵辔，至村中痛不可忍。见向南一室门半掩，排闥而入。向南屋五间，其下东屋二间，西则马厩也。厩有四马，向南之中楹有三女子在焉，见客入则皆避入左屋，晬曰：“客何为者？”洪昭方欲致词，有老人年七十余自门外至，问之则主翁也，其姓李。洪昭曰：“吾主人偶病不能行，借此稍坐，去追二马车耳。”老人熟视余久之曰：“南方官人也。”闻一女子曰：“既官人有病，外边风大，速至正屋安寝片时。”余据鞍不能下，老人遽呼曰：“嫂子来扶官人。”三女子者皆来扶余下马，掖余入中楹。即欲眠，炕上一女年长者曰：“玉娃将汝枕褥来。”一女曰：“官人或嫌不洁，奈何？”年长者曰：“恐污官人衣，且炕甚冷，即枕褥不洁，不犹愈于一床芦席耶。”枕褥至，余方昏瞶，三女扶余仰卧其上，亦未暇谛视三女也。腰背手足，骨节俱痛，汗出如浆，方呻吟间谓洪昭曰：“二马车在何处？”

洪昭曰：“车行甚迟，此间去官路不远，往追之可顷刻至，但无人为主人抚摩耳。”

老人曰：“我尝有腰腿俱痛之病，指二女年幼者令渠捏腰打腿即愈，我令渠伏侍官人，汝可速去。”余索茶饮，老人曰：“人言汝家有二骑闯入，所以即回。今官人要茶，我往借炉火茶瓶来。”洪昭操吴音曰：“此非冶坊滨度生桥也，良家丽人，主人宜慎言词，恐西人村野。”余颌之，洪昭以所携武夷茶置几上，偕老人扃外户而去。余病势略定，且闻洪昭丽人之语，始审视。年长者可四十二三，丰致楚楚，殊无俗韵，手抱一小儿眉目如画，一女子年可二十许，一女子年可十六七，俱姣好白晰，幼者尤妖冶。三女子之双弯，皆不满三寸。余见老人呼年长者曰嫂子，即以李嫂呼之，且问二女何人，李嫂指曰：“此名玉娃，吾子妇也。”

幼者名小云娃，吾女也。“李嫂细问病状，余但以痞疾为答，李嫂曰：”此非以手推之不得下。“因命二女伏侍官人，玉娃坐炕沿上，小云娃自炕后上，倚西壁趺坐。余方以手摩痞，二女皆执余一手，各以手为余摩痛处，且互以巾为余拭汗。

老人推门入，则举一铁炉燃炭甚炽，旁置大瓦瓶一，贮水其中，曰：“个麽个麽尚未卖完，我去，汝曹勿慢官人。”老人去后，李嫂置瓦瓶炉上，余曰：“偌大瓦瓶何时方得百沸耶？”李嫂笑曰：“官人勿怪，此地男子无一人不蠢者。”余曰：“怀中小儿是李嫂何人？”李嫂指玉娃曰：“是其所生。”余

曰：“孙男耶？”

孙女耶？“李嫂叹曰：”村中生男必丑，生女必妍，此女也。昔时吕洞宾过此索饮不得，咒曰：“生男如妖魔，生女如嫦娥。‘所以至此后有曹仙姑来，惊曰：’若然，则此村无一贞女矣。‘亦咒曰：”嫦娥肯苦守妖魔，奈我何。’一村中数百年来无失节之妇。“李嫂颇黠，洪昭出门时数语，虽不能解，然良家二字易辨，因曰：”顷从者所言大误，我良家也。“余以他语乱之，二女亦稍稍接洽聚谈。余询其子若婿安在，李嫂曰：”吾子在安邑县城内佣工，越数日始一归。吾婿偕其兄为人赶车，至亳州。我每见吾子必恶其丑，即玉娃亦不欲与吾子相见。

吾婿貌亦奇陋，小云娃以其远行为幸，自婿往亳州，小云娃至我家住，已数月矣。“

玉娃曰：“官人，南方曾有错配者乎？”余曰：“三生一笑，五百年前事也。赤绳系足，月下老人主之。既有巧妻配拙夫之说，何尝无巧夫配拙妻者。”李嫂曰：“官人言是。当时有南人沈生者，自平阳太守幕中来过此，我亦以是语问之，沈生曰：”巧妻不宜配拙夫，当思变计。‘我至今以为恨，官人言是。“二女忽相顾曰：”官人手何软也？“即各举余一手示李嫂曰：”官人一双好软手。“余哂曰：”小娘子手亦未尝硬也。“李嫂曰：”孩子村气，为官人所笑矣。“良久，洪昭来云二马车已至，行李亦在村口，顾见二女事余甚勤，谓曰：”此吾辈事，乃烦小娘子耶？“二女微笑不答，李嫂遽起倾茶一瓯，招洪昭出坐西向小屋款曲，似问余为何如人，颇具宾主礼。余戏问二女曰：”巧妻配拙夫、小娘子既不乐与之为伴，遥遥长夜不难为情乎？“玉娃曰：”吾夫归，我即痛恨。无论其他，只此一身泥汗熏人欲死，兹地无足与语者，床第事，我二人非所计也。吾姑常言南方人温柔可爱，闻其声音，见其笑貌，即令人不忍舍。吾与小姑无由见南方人，但同小姑常祷于天，来世愿生南方。今日得见官人，始知吾姑之言不谬。“余曰：”汝姑何处得见南方人？“小云娃曰：”吾母常为我二人言，昔有沈生，嘉兴人也，乃平阳太守幕下客，自平阳至西安迷路至此，已初更矣，叩门寄宿，吾父留之，亦住此屋。沈生与吾母谈颇熟，醉吾父以酒。就寝后，沈生至东楹叩户，吾母心动，披衣启门，见星光烂然，大悔而止。时时谕我二人以此为戒，否则丧名节矣。然吾母言此事已二十余年，犹念沈生不置。“余曰：”汝母既与沈生无交，胡为相念至此？“玉娃曰：”何必有交耶？即如官人，我辈亦不能忘情也。“小云娃自坑后下啜茶，余戏弄玉娃之乳。玉娃曰：”官人错。“小云娃曰：”青天白日，两边面生生地何错之有？“语毕仍至故处坐。玉娃起，吹炭令燃，余以手拍小云娃之股，且掣其足，则坚如铁石，不可动。余曰：”邂逅逢卿，岂有他念，不

过以爱慕之切，聊以相戏。小娘子用神力拒我何也？“小云娃即引双足置余膝上，余遽脱其鞋。小云娃拂然曰：”官人不畏我嗔耶！“玉娃曰：”青天白日，两边面生生地何畏之有？“三人相视而嘻，余谓小云娃曰：”玉娘子与小娘子求生南方，果否？“小云娃曰：”诚有之。“玉娃曰：”来世得为官人婢妾，岂不大幸？“小云娃曰：”安敢望官人，得为官人所养之婢妾足矣。“余曰：”老夫须发俱白，小娘子何所见而错爱若此？“玉娃曰：”我辈遇本地人，视之如猪狗。

今日得与官人相叙，自此以后当思之不置矣。“小云娃曰：”匪特我二人，官人去后，即吾母亦必心思之、口道之也。“李嫂进曰：”官人，日已宴矣，此非官人住处，官人病势稍愈，何不登车而去乎？“余曰：”然。“二女曰：”茶已尽矣，再取好水来，官人吃茶去不迟。“李嫂遂提瓦瓶贮水置炉上，玉娃随之出。

余见止小云娃在侧，强之同卧谑浪，无所不至。小云娃亦放诞风流，了不拒客，惟于私处则以手捍之曰：“此断不可，我手重，恐得罪官人。”余曰：“汝母奈何逐我？”小云娃附耳曰：“非逐官人也，此地旱荒充饥，颇多盗。官人有行李，若住此，恐不为官人福。吾母亦欲留官人。所以不留者，为官人计耳。”余以靴中金赠之，小云娃遽起以金纳余怀，曰：“吾妇人无所用之，恐为人所窥或生恶意。”抚余曰：“官人此别，料不能再见矣。一面亦是夙缘，幸常以小云娃为念，庶可结再生缘。”语已，呜咽若不胜情者。玉娃入视小云娃曰：“小姑何为者不能舍官人耶？”小云娃无语，玉娃怆然曰：“我顷语吾姑，欲留官人过宿。吾姑曰：”不可，万一汝夫归，恐有意外事。‘“余曰：”汝夫归则如何？“玉娃曰：”官人君子也，不妨为官人言之。吾翁故放马盗也，吾夫亦继其业。村中女共九人，吾家居其三。少习武事，以岁歉家贫无以糊口，有劝其追欢买笑者，吾姑约村中女伴，誓不为之。因时易丈夫衣冠，取人之财，然相戒遇南人则舍之而去。

吾翁与吾夫恃有此助，不复劫人。吾姑非不欲留官人，恐吾夫见辎重必有妄想。

倘禁之不止，重贻官人害乎？“余闻之，颇心悸，曰：”承大娘子指示，仆当即行，然不能与小娘子别，奈何？“小云娃曰：”官人万里前程，勿为二女子留恋。“

玉娃曰：“顷所言，官人若泄之于人，我三人骈首就戮矣。”李嫂入以茶饮余，谓玉娃曰：“以布包葡萄送官人，于路上消闲。”目小云娃曰同去，二女匿笑而出，李嫂曰：“渠二人皆欲留官人，官人似亦不欲去者，但此处住不得。且我中年妇人，死灰槁木矣，闻官人笑语，尚不能自持，况渠二人皆少年

耶？”余犹坚卧，李嫂抱余起坐，正色曰：“汝以渠二人为武媚乎？皆杀人不眨眼女子也，脱与之有染，渠岂能忘情？或从中途劫取以归，汝自度力能拒之否。”余毛发洒淅，愧谢之。二女入，以布裹授李嫂，李嫂携之至庭中交洪昭，且顾曰：“官人宜早行。”玉娃曰：“吾姑非敢唐突官人也，官人恋恋于此，我二人必有荐枕席者。村中无失行之女，有之，自吾家始。不可诚知官人多情者，其如势不能留何？”

小云娃曰：“官人速去，我二人当至车前送别。”余将出门，李嫂曰：“官人虽病，宜至牛都村宿。半途无善地，慎之，慎之。”登车时，李嫂及二女皆于道左珍重而别。小云娃牵车帷谓余曰：“官人若再过此，定来吃茶。”余不能措一词，闻李嫂曰：“向曾为汝辈言南方人好，汝辈今既一见，得不昼夜相念耶？”闭户而入。余亦力疾驱车，抵牛都村已漏下二刻矣。启视布裹，见葡萄斤许，中有红绸卷金手记一枚，不知何人所赠。挑灯倚枕思之，茫然颇类槐安一梦，异哉。

余之所以作为此记，委曲繁琐不厌其详者，非以夸所遇之奇，实以悔持身之谬。疝疾为患，而犹舍车而骑，一谬也；出门遇大风，不急还坐追车，二谬也；不问途于人，而迷误失道，三谬也；病躯委顿不择善地，而径入险处，四谬也；见三女子，不急另投他所，五谬也；不应听女子抚摩，六谬也；不合与女子接谈，七谬也；二马车来，不即舍此而去，八谬也；既曰良家，而豪放不羁至此，可疑甚矣，犹以婉变目之，九谬也；李嫂出户，遂与二女谐谑，十谬也；二女明言不可留矣，而犹恋恋不去，十一谬也；李嫂谆谆言皆药石，而故坚卧以持之，十二谬也。幸而李嫂以失行为戒，小云娃有手重之词，原非掷果安仁，强作挑琴，司马已陷不测之虎穴，犹望难订之鸾交温柔，乃戎马之乡脂粉出，风流之阵杀机渐动，祸且随之，而后胆落魂惊，驱车就道，非下愚而何？李嫂曰：“吾中年妇女尚不能自持”、小云娃曰：“庶可结再生缘”、玉娃曰：“来世得为官人婢妾，岂不大幸？”皆发乎情，止乎义，以礼自守者，且其言曰：“惧不为官人福”，又曰：“不重贻官人害乎？”又曰：“或从中途劫取以归，自度力能拒之”者，殷勤劝驾，惟恐客之欲留者，呜呼！可谓贤妇人矣。向使李嫂不直致恫喝之语，二女或曲尽儿女之情，以孱弱之一身，饱妖艳之三女，枉死城中不将增一痴鬼哉？

少所见者多所怪，然后知《太平广记》之所载非无稽之言也。《西游记》西梁女国以男子肉为香囊，吾之肉得不为香囊者，所争止毫发问耳。故记之以此自戒，而并戒天下之好色不顾身者，二月三十日。

「附载绝句四首」

红石村庄娘子军，颜如桃李发如云。英雄远胜儿郎伟，不学罗敷恼使君。

匣里腥风透湛卢，胭脂遂裹小于菟。间居共露春风面，毕竟华让小姑。

疑于紫府会群真，三女扶持一病身。日欲沉西催客去，恐将侠骨染征尘。

马上横飞闪电光，一堆雪影刃如霜。可知神臂弓开处，箭翎花异样长（胭脂贼、闪电光、一堆雪、神臂弓，其详见后记蒲州常生语）。

○记蒲州常生语三月一日未刻，抵蒲州东关外之寺坡底。闷甚，出店门稍西北有关壮缪庙，因至殿前长揖，坐东廊下有贸然而来者，见余声喏，问其姓字，日常，盖蒲州之博士弟子也。殿东北隅有小屋，常生揖余入坐焉，且呼住持烹茶饮客。余以昨所遇甚怪，询常生兹地有盗乎？常生曰：“平阳一郡素无盗，近始有之，然为盗者非男子也。”余骇其说，常生曰：“平阳东控太行，西界黄河，南接梁宋，北连汾晋，背负关陕，襟带代燕、所谓河中用武之地。顾其俗勤而俭，民朴以淳，柳柳州云：”平阳尧之所理，其人至今温恭克让，好谋而深，和而不怒，此尧之遗风也。‘诚哉其言乎！安邑夏县临晋蒲州，素称富饶，三十年来，有司民以奉上，官取之闾左者十倍。正供桁杨桎梏，至卖儿贴妇以偿，此人事之害也。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，岁歉无收，赤地千里，弱者转沟壑，强者率流亡，十室九空，流离无告，此天时之苗也。不但贫者饥寒，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；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。人性剽悍喜斗，即女子皆知兵事。女子之寡廉鲜耻者，习歌舞，当炉献笑，以邀夜合之钱。其有气节者，自负武勇，皆为男子装出放马劫掠土人，谓之胭脂贼。于本地大户秋毫无犯，且不肯妄杀人。过客非重资不取，取重资亦不过分十之二三，以故无鸣之官者。胥吏咸受重贿，即鸣之官，无不曲为之庇护。

胭脂贼又推其中雄黠者为渠率，势益张，遂以军法部署村民。民愚，畏其威，更利其所有，无不拱手听令。女子何能为？然缓之则事不可知，急之则其变立至，闻以严禁乐户伎女，计无复之，亦跨刀挟矢效其所为。此吾乡之大患也。“余曰：”闻安邑之西南，有红石村者，亦有女贼。然乎？否乎？“常生曰：”红石村女贼有二十余人，而九人者为之魁。九人中又推李氏，李氏之夫亦姓李。李氏名翠娃，能用长枪，人呼为闪电光，以其马上捷，且运枪如电也。其女曰小云娃，能舞大刀，重五十斤，人呼为一堆雪，以其肌肉洁白、刀光如雪花也。其子妇曰玉娃，姓赵，能开十力弓，箭长十六把，人呼为神臂弓，以其挽强善射也。他又有所谓飞飞儿、决云儿、紫云来、锦上花、风中花、梨花雪、桃花雪，有名号者，各村约有四五十人，皆胭脂贼互相标榜者也。

“余曰：”诸女贼有淫行者乎？“

常生曰：“无之闻，其约曰：有事二夫者，众共摈之，但在阶下听驱使，不许入坐。皆美妇人也，而亡命如此。”余回寓，常生来以酒一瓶为馈，余更以胭脂贼问之，常生摇首不答，若有所畏者，临别曰：“无多谈，店中人多

为之耳目者。”

余舌拮而不能下，昨之得脱于虎口也，亦幸矣哉。常生言胭脂贼之著名者甚多，余忘之矣，犹可记忆者书之左方：飞飞儿，能平地跃起丈余，横身空中至数十步外植立于地。寡言笑，善饮敢，年十九尚未适人。其性颇嗜杀，美且勇，雄视诸女贼，远近皆畏服之。常生曰：飞飞儿能上蒲州塔至第五层，腾空而下。其母故倡也，飞飞儿年十三，其母令待客寝不可，强之，即杀其母。劫掠时或伤人，必碎砍之以为乐，乃胭脂贼中之凶恶者。

决儿，足仅二寸许，以皮为鞋，走及奔马。

紫来，好衣紫，上下内外，衣无一寸不紫者，善射弓矢，皆以紫染之。

锦上花，善用五色蹋索。

风中花，能于马腹下腾转，谓之鹞子翻身。

梨花雪，好衣白，善舞长枪。

桃花雪好衣红，骑桃花点子马。

闪电光，即李氏翠娃。

一堆雪，即小云娃。

神臂弓，即玉娃。

此外尚有所谓一条红、半天雷、单飞燕、双飞燕、闹蛾儿、一天星之类，余以其名不雅驯，不复纪载。常生曰：“若十日不雨、人情皇皇，其害有不可言者，得雨三寸，则家给人足，此辈可即解散矣。”昨宿赤水，风雨大作，至晓未止，不能起身逆旅。云雨可一尺余，半年来所未见也。更问此雨可及百里外否？答云，华山皆弥漫不见，雨能至千里。余深为平阳人幸之，亦深为胭脂贼幸之也。三月四日二更书此志喜。

○拣选举人三月十三日，主考官陈侍御赐书、徐编修云瑞，会同范中丞时捷拣选举人之应选者，年力精壮、应对详明之人，以知县用；其耄而不堪者，以教谕用。其中有一科之后，已具呈吏部，愿就教职者二十余人，求一体拣选。徐编修以为可，范中丞之意不然。就教谕之举人合词哀吁，范中丞怒诟曰：“遵例则公，违例则私，若辈以我为徇私人耶？”徐愤曰：“皇上立贤无方，我不过为国家爱惜人才，岂有私意？”胡方伯期恒以他语解之而止。胡归署，问之于余曰：“新例但拣退知县为教谕，未尝拣选教谕为知县也。中丞言是。但就教者实有可用之人，主考亦大有理。今将如何？”余曰：“举人一科，许就教职，至三科后，原可具呈，改选知县。今宜将已就教职举人亦行拣选，另为一条，听候部议。如此则于范、于徐可以两全，而举人不致向隅之泣矣。”胡以为然，即言之中丞。次日，复会同主考官拣选七人，其事遂定。

○榆林兵备三月十六日，榆林参议道朱曙荪来，纵谈良久。朱故由词林特

简监司，以事至西安，同寓开元寺僧房，相距不数步，余曰：“榆林古称重镇，为天下劲兵处，固百战之地也。近来兵备何如？”朱叹曰：“榆林为全陕关隘，李闯之乱，围榆林颇久，城中有精甲数万，且多世将，咸出私财募家丁，无不一以当十者。李闯未至之先，诸世将皆远余粮食为固守计，若使外有一矢之援，城安得破！至本朝，王辅臣起兵反，宁夏诸城皆为所陷，惟榆林死守不下，陕东得全。今承平已久，诸事废弛，风卷沙土与城平，人往往骑马自沙土上入城，城门无用之物。某莅任后，即会同总兵官，捐赀募民去沙，今虽雉堞俨然，然离城仅三丈许，无论一年之后，风卷沙聚，其与城平如故。即使沙不至城垣，而三丈之外沙有高于城者，据沙埠以巨炮击城，城不能守，此一患也；当时有城河故道，河流甚迅，沙可随之而去，今河道久湮，之非五六万金不可。无帑可动，无俸可捐，此二患也；榆林向有重兵，且戍卒更番防守，今止榆林镇标三千，而实则二千余人，此三患也；连年旱谨，不入正供，且有借仓谷者，其填沟壑者十之二三，流亡者十之五六。去年稍得雨雪，颇有还乡耕种者，本年之催科，百姓已不乐受，而又加之以带征，而又加之以还仓谷，谷重每斗四钱、五钱不等。榆林沙碛之地，下种一斗所收不过三斗，经岁勤劬，不足供一家之食。急公固是难事，沟壑者沟壑，流亡者流亡，死者不能再生，散者不能即聚，有司计无出，则取死者散者之亲族而桁杨桔桎之，孑遗之民皆以不死不散为恨。借仓谷时，大率十家连保，一家不还，九家代偿，尚是情理所有。今十家中有死者，有散者，所存止一二家，而责偿八九家之仓谷，还谷者受非常之苦，散于四方者闻之，尚肯安居乐业乎？此四患也；榆林道标旧役兵三百，今已奉裁，所存吏胥数人，愚骏不晓事，且手不能搏一鸡，何以弹压？此五患也；榆林仰食于绥德、米脂诸州县，每晨有以米麦贸易者，不过驴子数十驮而已，一日不来，通城之人皆枵腹矣。当年世将饶于财，家有盖藏，有事即广余瞻民以为持久之策。今城外堡寨十室九空，城内求温饱之家而不多得，此六患也。万一有意外之变，不必贼骑如林也，一夫奋臂而呼，其城定碎，全陕皆震矣。庄凉监司将洞以私财募乡勇二千人，精兵甲于两陕，某书生遭际圣明，畀以重任，家无儋石之蓄，言如鸿毛之轻，欲去不能，欲留不可，惟有槌胸叹息而已。”惘然者久之，余曰：“历观古来秦地之乱，不在民变，而在兵哗。既曰民矣，无甲冑足以自卫，无弓刀足以伤人，无军法则其心不齐，无部伍则其队必乱，而且有父母妻子之足恋，有田园庐舍之可安。兵则不然，闯、猷诸贼，皆起于裁兵，其明验也。计惟止告总戎，严扣克，禁虚粮，选技勇，习骑射。胜兵三千，不但可以捍御一城，且可以援剿四境矣。”朱曰“见兵皆老弱不堪，遽易之反生不测，此亦非旦夕事也。”朱名曙荪，字景光，四川嘉定州人。辛卯举人，癸巳进士，以编修出为榆林参议。

○忆途中所见素闻秦晋美女天下所无，而游履未历太行以西，仅形之梦想而已。偶于畿南数郡见校书自秦晋米者，较他处为胜，以为观止矣。见闻稍广者，则笑曰：“此橘之渡淮而化为枳者也。”今年二月，赴西安取道于平定州寿阳县、榆次县、平遥县、介休县，霍州洪洞县、曲沃县、安邑县，蒲州皆名倡所聚，近以严禁乐户，率皆避匿不出。向逆旅，百计索之，至者皆妖艳风流，目所未见。入潼阙，凡宿处无一妓敢至，过客寓者，离宿处有堡，近者一二里，远者七八里，星罗栉比，俗所称画房也。日才午，即停车旅舍易马，募土人于各堡访之，如入花丛，满目灿烂，如入酒肆，扑鼻馨香，意乱神摇不能分其优劣，途间所见良家女子，骑骏马，金勒花鞞，以轻蔽面，大约足无至三寸者，面亦无施粉者，其颜色，其肢体，其风格，其态度，其笑貌，其神情，非复人间娇冶。所谓人非木石，皆有情，不如不遇倾城色也。余老矣，如禅和子忽遇华筵，山珍海错，灿然杂陈，不敢下一箸。然大嚼屠门，正不必以得肉为快耳。篝灯夜坐，四壁萧然，书此以识一笑。

三月十八日。

○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阁下以翼为明听之才，当心膂股肱之任，君臣遇合，一德一心交孚而际，会风云封爵，则河山带砺，荣膺九命，礼绝百僚。凡心知血气之伦，无不传明良为盛事。先少司农常为愚兄弟言，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，当代之大丈夫。仆之倾倒名贤而以不得望见颜色为恨者，非一朝一夕矣。仆徒读父书，无所知识，潦倒文场者，垂四十载。兹因胡元方守藩兹土，与之别者数年，无由一叙契阔。慕秦中山水之胜，辄思游览以广见闻，策蹇西征，过都历鬼，经太行孟门之险、睹三峰八水之奏，觉胸中之鄙吝与块磊都消，自笑从前耳目之陋。初意至此第，为旬日淹留，便当装束东去。承闻阁下奉扬天讨，立不世之奇勋。抚士以惠，则挟纊投醪也；用兵如神，则星驰电掣也；犯顺者受不庭之殛，则灰飞烟灭也；归化者宽后至之诛，则云行雨施也；渠魁必歼，骈首而就显戮，疾风之卷秋箨也；胁从罔治，稽首而庆更生，膏泽之润春苗也；量才器以驾驶诸雄，偏裨皆卫、霍之亚也；授成算以驱策群力，荒徼在掌握之中也。藩落免虔刘之苦，旃檀安钟鼓之常，兵无再驾之劳，威行万里而外。昔郭汾阳于药葛罗，仅与沥酒为誓；裴晋公收复淮西，四年而始克之；元昊倔强灵夏间，韩、范之才不能恢拓寸土，而史册皆铺张扬厉，夸大其词，较之阁下，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，勺水之于沧溟。盖自有天地以来，制敌之奇，奏功之速，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？仆向之所向慕，归往于阁下者，台阁之文章，斗山之品望而已。顷与元方晨夕盘桓，及见故乡戚友之宦游于此者，具道阁下守清廉中正之操，处脂膏而不染，端正心诚意之学，居暗室而无欺，上侍庭帟孝敬根于天性，下训子姓慈严合乎义方，友爱

曲尽于同怀，存恤不遗乎孤寡，闺阁之内俨若朝典，而雍睦敬愉，浑然太和元气。柳公绰之门风，颜之推之家训，固兼而有之矣。古今之书无所不读，公余清暇犹手不释卷，而且笃于故旧，不弃菲葑，葑其后人以全终始，慎以接物恪以补是躬，翼翼小心，时有持盈守满之惧，圣贤豪杰备于一身，移孝作忠，明体达用，大业由于盛德，内圣而后外王。引经讲义，以承前席之对扬；竭智尽忠，用张六师之挾伐。

朝廷深赖贤佐，天下共仰纯臣。朗若青天，皎如白日。夫是以宸翰宠贲，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（上赐公御书曰：“青天白日”）。今阁下勋名如此其大，功业如此其隆，振旅将旋，凯歌竞奏。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，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。辄不自揣，忘其庸愚，敬欲上覲耿光，仰承绪论。倘蒙阁下鉴其微意出于至诚，慰下走景慕之殷，假以词色，大将军有揖客，顾不重耶？小诗六章，聊效巷祝衢歌，非敢望韩碑柳雅也。未审阁下肯进而教之否？四月十五日。

「附载七言律诗六章」

绿鬓功名结主知，从容珥笔领金墀。养成碧海鲲无浪，飞出丹山凤有枝。多士竞传冰鉴影（公两典文衡），远人争唱玉堂诗（公曾出使朝鲜）。圣朝盛事由来少，世掌丝纶立右螭。

词臣帝简抚巴川，开府岩疆十二年，克敌星奔千里寇，宁人月静百城烟。渡泸诸葛天威播，镇蜀南康庙略宣。望重远持雍益节，万邦为宪颂声传。

金貂甲第入层云，钟鼎常继旧勋。青琐鸿文名进士，黄旄殊礼大将军。挥毫密进筹边策，揽辔长驱靖塞氛。一自我公坛拜后，西陲万里事耕耘。

殊方蠢尔未来同，旌旆犹扬塞外风。分阃至尊亲授钺，运筹上将独平戎。彤弓射处妖星落，羽葆开时毳帐空，柱石威名藏太室，丹青图画赏元功。

磨崖百丈纪勋时，龙马天闲赐与骑。属国共尊周岳牧，穷边初见汉威仪。稽诛小丑成京观，罗拜名王望大旗。露布星驰承玉旨，袞衣照路冠三师。

章句儒生草野臣，欣看喜气溢三秦。天河洗甲烽烟息，武库投戈宠命新。叠鼓鸣笳听凯奏，前歌后舞望车尘。芜词敬赋从军乐，欲谒千秋第一人。

○西兵之捷湖南粮盐道王奕鸿从西宁来，晨夕相晤，余叩西隅用兵事，王曰：“去年罗卜藏丹金犯顺时，其势甚横。年大将军不及调兵，单骑至西宁，西宁兵止一千五百人，皆老弱不胜兵器，且亦无甲冑。年大将军阅视，尽如病坊乞儿，令其出战，则股栗不能出声。年大将军曰：”是无异驱羊豕入屠肆也。‘急飞檄促援，兵不得即至。罗卜藏丹金闻年大将军来，颇惧，后觇知无兵，复入寇，城外诸堡咸为所破，焚掠一空。年大将军望四处烟火蔽天，哭声动地，而不能救，惟率左右数十人坐城楼叹息而已。罗卜藏丹金移兵向城发火

器，指城楼焰息，则年大将军屹然坐如故，罗卜藏丹金惊以为神。稍退兵至南堡围之，南堡有一守备辖羸兵数百人，不敢出战，年大将军曰：“我兵昼出则为贼所窥破，且贼势锐，我兵见之不战而走矣。”遂下令夜斫贼营。贼见官兵久不出，且南堡兵更单弱，遂不设备，驱狗西番于前，而已兵居其后。官兵夜至，遽发炮，狗西番死者无算，稍近以鸟枪击之。罗卜藏丹金疑援兵至，且见狗西番皆毙，暗中遁去，守备知救至，亦开门出战，贼全部遁。虽未尝伤贼一人，然贼已夺魄。我兵咸自奋曰：“我辈原可胜贼！”人心稍稍自固。久之，援兵大集，贼方思所以抗我颜行者，年大将军遽调四川提督岳钟琪统劲兵直趋贼营，贼出不意，格斗杀伤相当，贼不能支，遂西奔。年大将军檄岳钟琪曰：“速驱之，贼可尽也。”贼已胆落，又闻大兵至，欲逃复顾恋妻孥，殊死战。大将军复益以兵，贼遂大败，其母妻及其名王皆为我所俘，罗卜藏仅率百人易妇人衣而遁。年大将军下令曰：“穷寇勿追”，且罗卜藏丹金势不能振，泽旺卜拉蒲摊亦就款矣，遂振旅归。向使年大将军至西宁迟数日，则西宁必破。年大将军至后，罗卜藏丹金并力攻城，西宁亦不可守。西宁破，则河湟无完土，长驱至西安矣。圣主如天之福，年大将军不世奇功，亦近代所未见也。“王名奕鸿，字曙光，江南太仓人，颛庵相国次子，又芬宫詹之弟，乙酉举人，己丑进士，以部郎出为湖南粮盐道参议。时相国失上意，宫詹留滞塞外，参议捐五万金，解官至西陲效力，为父兄免罪计。呜呼，今世人甫得一官，虽父母亦置之度外，何论兄弟！况惜财如命能顾念天伦者有几人哉？参议可谓佳子弟矣。

又四月初一日记。

○桌子山番人桌子山延袤数百里，西安至西宁必由之地，山中有番人甚夥，不下数十万人。

其人皆穴地而处，因名之为狗西番，即唐时所谓吐蕃狗种也。番人蠢而顽，无所知识，遇汉人怒河，即长跪叩首。后山道何廷解粮至边，御车者、押粮者，皆不名一钱。例发帑金尽入私橐，輓运者无所得食，潜以鸟枪兵刃鬻之番人，番人大喜，重价购之，而番人始有军器。大兵过山苦饥，番人以个麽个麽置道左，个麽个麽一枚值白金一两，而番人始有金钱。有守备某，领兵百人至此地，掠其衣装，淫其妇女，番人不知其为官兵也，尽杀之。大帅不敢上闻，置之不问。番人觐知为守备，因曰：“杀官亦无事，且兵如此之弱耶。”而番人始横大兵驻山外。颇久，入山搜番女数百人裸而沓淫之，稍厌则弃旧而易新者，兵多每数人鬻一女，不舍昼夜。番女有不胜其苦而死者，而番人始怨。中国之贫者又从而归之，教其劫掠，于是庄凉之间五日不受其害。番人自山头遥望，见行之单弱者杀之，取其辎重。官兵来即一哄登山，官兵无如之何，番

人益轻中国矣。凉州之民苦之，自结土团乡勇二千人为御番人之计。其人皆骁勇善战而不能有军装，请于庄凉道蒋参议，蒋给以甲胄、弓矢、鸟枪，亲率之剿西番，所杀六千余人，番人稍创。

然随散随聚，且闻官兵至，先杀其妻女，然后出战，恐为官兵所掠，不忍妻女之受淫污也，每战必致死于我。年大将军曰：“事有缓急，不可分兵，分兵则前后受敌，非计也。俟平西域，回兵剿之不难。”凯旋时，遣提督将军岳公统兵征之，有误入者皆为所害，游击某伤重，守备某阵亡。今闻狗西番有俘馘者，有就抚者，路稍宁。謐闻年大将军将于此月十二三日振旅归。狗西番原非人类，中国待之不以理，又有文武官员之贪而淫者，以致梗塞者数千里，此其罪岂尽在狗种而已哉。

五月初九日记。

有于广座大言者曰，因蒋监司杀番人太多，番人益怨，时为报复之计，西路之所以不宁也。余大笑曰：“如公言，必蒋监司全军覆没，番人大快意而后永不出犯耶？”一时哄堂，受者切齿。

○延安三厅延安所属有三厅，榆林同知曰中厅，神木同知曰东厅，靖边同知曰西厅。神木有知县，榆林、靖边皆以武弁主之。榆林地甚辽阔，不知当日何以不设县，而设卫西延捕盗。同知杨宗泽，福建南安人也，己卯举人，丙戌进士，向在外舅大司寇茗山胡公门下，为余言榆林宜改卫为县，靖边亦宜改所县。今榆林辖十堡，无文官主之，而一切皆决于守备、千总，鱼肉小民，枉法受赇，严刑以逞，去延安府七八百里，虽有冤抑，不得上达，太守亦不得过而问焉。若改设文吏，虽至贪之县官亦胜于武夫，况太守可以持其短长，有所稟畏。应设知县一员，典史一员，兹地有驿丞五，每驿仅马五疋，裁五驿丞可以不增俸工，穷边寒苦，县官无以养廉，有税课司，每年羨余三百余金，并裁税课司，而归之于榆林县，县官足以自给，榆林百姓始见天日矣。靖边所亦然。余欲言之胡方伯，适奉改卫归县之上谕，杨宗泽再三为余言，余虽未至其地，心窃以为然。岂有数百里之民命而系之武夫者？但不设县而设卫，前人必自有说。万一言之，方伯俯从鄙言，转达大吏，行之而竟不便于民，其事既定，势难再为更张，殃民之咎以余一身承之犹可也。而波及守兹土者受世世之骂名，非多言之害乎？姑记于此，然往来于怀而不能释也。五月十一日。

今甘州、凉州、西宁、宁夏以年大将军条奏，设四府、一州、十四县，而榆林诸卫如故。十一月朔日。

○钱通政条奏嘉善钱以垲，字朗行，一字蔗山，戊辰进士，由县令起家，考选科员，历官通政使司右通政，久而不调。雍正元年九月中，条奏凡亏空之员，一经题参，即行文本省严查，本官家产籍没入官，寄户他人者，亦行查

追。本省有司徇庇者，一并治罪，若有子孙出仕者，解任勒限追比。下九卿议，复允行，通檄各直省。

于是，诸臣承望风旨，搜根剔齿，惟以刻薄为事，辱及妇女，祸至儿孙。陕西乾州某举人，为山西介休知县，卒于官，亏帑数百金，山西巡抚诺敏遣官赍文，行查陕省，仅破屋十余间，基地五分，又地五十余亩而已，两子皆惧罪亡命。又山东人丁某，为西安府临潼县，病故后，亦以亏帑，至本县严查家产，本县罄其家之所有，入官所报，仅银戒指六枚，银簪二枝，及男女衣服十六件，并妇人之褻衣在焉。呜呼！罪人不孥于妇人，何罪而至褫其褻衣以为快？况所值几何耶？其父亏帑，其子解官，似亦父债子还之意。然本朝宽大之政，凡护重谴者，分家之子不坐，况其子或以捐纳出身，尚可文致其罪，谓此即亏空之一端，乃由进士、举人得本分官者，亦勒其罢职，何也？若云父获罪者，子必不可为官，尤非正论。

孟子言：瞽瞍杀人，皋陶执之，不闻并舜而执之也。果如所言，鯀殛之后，大禹方将追比治河金钱，决排疏濬，安得告厥成功哉？钱通政岂不知此种条奏为万世所唾骂，特以条奏既上，上必裁去条奏者姓名，发庭臣议复，初不意此奏竟存其姓名于纸上也。钱已七十老翁，家富而无子，其侄之应承嗣者最不肖。右通政四品，不为卑官，一时有干进之心，各省贻无穷之祸，令奏疏重叠，文移往来，必大书通政使司右通政钱以垵条奏云云。见者无不攒眉，闻者为之切齿。千人所指，无疾而死，况不止于千人乎？钱近量移少詹，白头老子向词林之乳臭者投晚生侍生名帖，方且自以为得计，病狂丧心，是岂知人间有可耻事耶？余意苍苍者至近不有明诛，必有鬼责，不知其如何死法，死后又如何报应，地狱之设正为斯人。

浙西乃有此败类，每闻人言钱以垵是浙江人，为之愧死。五月十二日记。

○缪礼科条奏凡诸臣之条奏，上皆裁去姓名后，发廷议，不去姓名而径发出者，自礼科给事中缪沅始。缪沅字湘芷，江南泰州人，己丑科进士及第第三人。以编修改礼科，条奏科场事颇悉，其中云，投拜门生也，诗文为贄也，遍送密封也，充假名士也，串通家人门客也，盟会香火声气也，临考之小纸夹带也，场中之代请作文也。大概名士皆不甚识字。缪沅委曲描写，几于名士之百丑图矣。余谓其子缪集曰：“惟圣人能知圣人非，尊公安能知之如此其详，言之如此其尽乎？”今每逢乡试、会试之年，则出示贡院门外，大书云礼科给事中缪沅条奏云云，天下方轻读书人，不齿举人、进士，有短垣而自逾之，何哉？入室操戈，逆取顺守，常见不通名士，甫得一第，即过河拆桥，固不止缪沅一人而已。五月十二日记钱通政条奏，而并及之。

○记台吉女自缢事西夷为边陲患颇久，先帝赫然震怒，命将征之，或全军

覆没，或互有杀伤，终不能有建寸尺之功以慰朝廷宵旰者。转饷半天下，所糜费金钱数千万万，中国之力已竭而西夷之猖獗更甚。满汉官兵死于锋镝者少，以冻饿枕尸者道相望也。

在廷诸臣皆瞑目摇手，噤不敢言边事，拥兵阃外者，惟事粉白黛绿，管脆弦么，且聚敛黄白之费，以苟且旦夕而已。抚远大将军年公羹尧，帷幄运筹，决机制胜，奋威将军岳公钟琪，躬擐甲胄，为士卒先，皆有灭此朝食之心，不敢留一贼以遗君父，且飞刍挽粟，士饱马腾，壁垒旌旗焕然一变。于是西夷大创，临阵斩获者无算。有掳其全部者，除贼首三人解京正罪，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，所杀数十万人。不但幕南无王庭，并无人迹，其功固亘古所未有。然其中岂无冤死者乎？女子皆以赏军士，各省协剿官兵归伍者，咸拥夷女而去。西安府驻防八旗兵回镇将士，除自获者，年大将军复赏以夷女五百人。有某台吉之女亦在焉，配与披甲某，某喜甚，拉之见主人，主母抑此女叩首，女愤甚，大言曰：“我在塞外时，汝辈安得见我？即日于帐外叩首，我亦不屑也。”主人、主母曰：“若虽台吉女，既配我奴，则一婢耳，不畏笞楚耶？”女曰：“我固台吉女，汝是何狗彘，敢辱我哉！”植立骂，不少屈，主人见其美丽，好语之曰：“汝父部落已歼，汝无所归，倔强亦无益也。”令女出，女痛哭不绝声，距户不许披甲者入，披甲者爱其貌，且欲徐图之，倦卧门外。夜深寂然，则已雉经死矣。年大将军虽立奇功，衔冤地下者，岂独此女一人而已。余向守土者问披甲者姓名，台吉为谁，咸畏大将军，无肯为余言者。五月十三日记。

○闻李侍郎绂擢粤西巡抚李少司马绂，字巨来，其先徽人，父某流落江右，赘于临川，因家焉。李占籍入学临川，临川人欲逐之，父某率李望门叩首而止。李贫不能自存，有江苏布政司理问丁某，与之有姻姻。李破衣芒履，肩行李至苏，丁某已死，新任者来已数月。李性素粗暴，毅然径入，门者止之，李大骂曰：“我与理问至戚，况蝼蚁官吏人，敢来阻我耶？”排闥直入内室，新任者诃曰：“若何人？敢托名戚属。”

麾左右缚之，李见其非是，长跪而泣，具言其故。新任者恻然，因赠与白金五钱而出。李不能归，几至乞食。吴门张大受方家居，闻其事，呼李至家与语，李尚知书，且口颇便给，张大喜之，李遂执弟子礼，衣食于孝廉船者数旬，张厚赠之而归。方其为师徒时，隅坐随行，不敢讲钧敌礼，凡进所作诗文，张南面坐，李侍于侧，张飞笔涂窜之，李伛偻罄折，唯诺惟谨。此余所目击，时同年顾沈士常在张所，亦弟畜之。戊子春仲，张公车入都，遍为李揄扬不遗余力。吴谕德廷楨奉命典江西试，张急至寓，以李为言。吴素闻张奖美语，亦心动，因曰：“何从而知所谓李绂乎？”顾沈士者，吴谕德婿也，时丁外

艰不得乡试，因请至江西达之于李，吴又授以密封，即令李分致江西举子之能文者，嘱顾迎至中途。其时因李而得售者颇有富家，盖李以此为射利之地，吴虽知之，然业已如此，无可奈何也。李以第一人会试联捷，张亦于己丑成进士，犹以故情待李，李竟易年眷弟帖往来，旧恩不复记忆矣。后成翰林，直武英殿，气张甚，妄言骂，目中无人。

吴谕德亦于武英殿效力，常为李所侮。甲午，余在京师，吴谕德招饮，吴编修士玉于谕德雁行也，亦在座，纵谈稍及李，因言其横，吴编修笑曰：“某今日折其角矣。”询之，则曰：“李坐武英殿中，大笑翰林无一识字者，言之至再，某曰：‘现有个半’，李问为谁，某曰：”老先生一个也‘。李问谁可当半个者，某指谕德曰：“家兄能识拔老先生，岂非半个乎？”一时哄堂。”后李升阁学，例轮班捧本上与大学士平章政事，非顾问学士不得妄奏。李时时阑大学士语，且于捧本时亦刺刺不休，先帝谓大学士曰：“李绂不知规矩”，因改为副宪，居九卿班，会议复多言而燥，往往暗中取人金钱，众人薄其所为。辛丑会试，为考官，颇通关节，先帝罢其官，发往永定河效力。今上即位，召之至京，历官兵部右侍郎，旋命巡抚广西。其人暴戾纰缪，折足之鼎必覆公个束，恐将来人主有轻士大夫之心，谓读书人不可用，则李阶为厉矣。吴谕德廷桢，字山抡。吴编修士玉，字荆山，今官学士。张检讨大受，字日容，顾进士沈士，字丽夫，皆苏州人，人有与顾进士言李少司马之负吴谕德者，顾曰：“谕德受汪少司农恩，可谓深且厚矣，而谕德竟负之，所谓一报还一报也。”五月望日记。

庚子，李典试浙江，遣人以密封访浙之有文名者，所遣之人亦居奇染指，如戊子李解元之于吴谕德也。顾进士占籍钱塘，其子为钱塘诸生，颇能文。顾以戊子科之德未报也，以子托之，李亦不峻拒闱中，其子朱卷已为房官所荐，副主考汤之旭击节赞赏，李知为顾沈士子也，麾去之。向使顾不以嘱李，则其子竟入彀矣。余谓潜通请托，原非正人所为，第戊子科，不宜于顾进士手接密封，即曰逆取顺守，又不宜遣人至浙江采名，即曰顾进士子非名士，不宜收其子关节，房官荐之，副主考取之，更不宜有心驳放，此真刻薄之尤者。吴谕德、张检讨皆已物化，闻其开府粤西，九泉下能输心瞑目否？

○宿迁徐用锡徐用锡，字坛长，己丑成进士。其人妄而险，自谓通人，不可一世，常为人言，吾乡自项羽后至我一人而已。选馆后，扫安溪相国之门，社鼠城狐无所不至。

乙未，分校礼闱，恃安溪之势，一手握定，四总裁咸怡声屏息听其所为。榜发，士论大哗，安溪亦不能安其位。台臣董之燧劾其苞苴关节，安溪力救之，董之白简，虽非至公，然所言不可以人废也，先帝以台臣徇私，发还原疏。

继而徐用锡、储在文等败缺大露，先帝面诘安溪，安溪引咎，徐储诸人皆削职去。安溪因以不振。李少司马奉粤西巡抚之命，李遂登徐用锡于荐剡，且云：“向者台臣董之燧听门生之言，妄行参奏，先帝以原疏发还，后徐用锡罢归，雅非先帝意，臣请带至广西，令其于书院教授生徒，遇要紧府道缺题补。”其言颇失体，五月十六日至藩署，胡方伯出示邸抄，见上谕，谓李绂荐徐用锡，朕不知其为何人，遂令调来引见，近者访闻，徐用锡外直内诈，奸险小人，李光地亦为所愚，圣祖诘责李光地，具疏认过。徐用锡革职出京，都中士夫皆仰颂圣祖之神明。此人为官尚不可，况作师长耶，勒令回籍，并令有司严加看管，不许其出门生事，与胡方伯抵掌称快，且皇上知人则哲，近古所未有也。李以徐荐引得入安溪之幕，今徐失意潦倒，李尚以旧日因缘为之援手，虽朝廷名器，非报德之物，然尚有古人风。以此责李，则交道几于息矣。五月十六日。

○熊文端明史康熙十八年，开馆修明史，京官自郎中以上，外官自监司以上，皆得举所知，不论已仕未仕者，约荐举数百人，召试体仁阁。钦命题二，一则《玃玉衡赋》，一则《省耕诗》二十韵。上亲定其高下，得五十人，谓之博学鸿儒。直隶则大兴张烈，字武承，宛平米汉雯，字紫来，任丘庞垲，字雪崖，获鹿崔如岳，字雪峰，东明袁佑，字杜少；江南则上元倪灿，字暗公，望江龙燮，字石楼，宣城施闰章，字愚山，宣城高咏，字遗山，长洲汪琬，字茗文，长洲尤侗，字展成，长洲范必英，字秋涛，长洲冯勛，字方寅，吴县钱中谐，字庸亨，吴江潘耒，字稼堂，吴江徐軫九，字电发，太仓黄与坚，字廷表，常熟周庆曾，字燕修，华亭王頊龄，字瑁湖，华亭吴元龙，字卧山，上海钱金甫，字越江，武进周清源，字蓉湖，无锡秦松龄，字留仙，无锡严绳孙，字荪友，宜兴陈维崧，字其年，江阴曹禾，字颂嘉，宣城邱象随，字季贞，山阳李铠，字公凯，山阳张鸿烈，字毅文，休宁汪楫，字舟次，宝应乔莱，字石林；浙江则钱塘先少司农，仁和邵远平，字戒三，仁和沈筠，字晴岩，仁和吴任臣，字托园，海宁沈珩，字耿岩，秀水朱彝尊，字锡鬯，秀水徐嘉炎，字胜力，海盐彭孙，字羨门，平湖陆，字义山，鄞县陈鸿绩，字子逊，萧山毛奇龄，字大可，遂安方象瑛，字渭仁，遂安毛升芳，字乳雪；江西则临川李来泰，字石台，清江黎騫，字潇云；山东则诸城李澄中，字渭清；河南则睢州汤斌，字荆岷；陕西则富平李因笃，字子德，四川则东乡曹宜溥，字凤冈。分修明史，其有书之无可考者，如天启年间实录，涿州冯相国铨取而烧之，后以重价购天启七年中邸报，其中略有关涉时贵人者，又无完纸。昆山徐相国元文，见邸报有七箱，喜曰：“天启一朝之事备于此矣。”既而知其残缺，叹曰：“是亦可谓之报乎？”先公笑曰：“所谓虽则七襄（箱），不成报章也。”

无不大有。其中有事之不足信者，如建文殉社稷自焚死，而野史谓其逊国。吴江史仲彬本粮长也，而伪造《致身录》一编，则妄加之以官，予替与之以谥，朱彝尊指为必无之事，考订甚详。徐嘉炎起而力争之云，即未必有之，亦当存此说于天地间，诸如此类，聚讼纷纷，为总裁者又无卓见，第以纪、传、表、志令诸公阉分之，以此人自为说合，观之有事迹相戾者，有年月未合者，有是非不同者，有姓名互异者，其书虽成，先帝颇以为疑，而未刊布也，命熊相国赐履重为编定之。熊携归江宁，自比于涑水之开局，然任意以为曲直，又延致目不识一丁字者，妄加删补，性复嗜利，故明臣子孙，有以兼金馈者，则加其祖父之官，增以易名之典，其有与相国者不协，则于其先世之官阶降黜之，事迹诋毁之，真魏收之秽史矣。且谓明亡于万历年，太祖龙飞而明社遂屋，万历中年以后，皆删之。《明史》至万历而止，一时为之不平。相国闻之，遂以词臣所修《明史》付之烈焰，书上，不当先帝意，留中不发，相国窘甚。时先公方承先帝殊眷，相国夜至先公邸舍，云上疑所编《明史》未善，廷臣为至尊倚畀，无出公右者，将来上必以《明史》为问，幸曲为揄扬。先公曰：“不可，未见全书而极口赞美，是欺君也，上以此为问，惟以‘未见全书，不知其详’对。”相国曰：“上若以全书发出，公将如何？”先公曰：“若发示全书，亦不敢承旨。”相国曰：“何以复旨？”

先公曰：“卷帙浩繁，某年已六十矣，一人之精力有限，现有《佩文韵府》《咏物唐诗》《广群芳谱》诸书，非旦夕可了。若发《明史》，校勘必数年之久方得卒业，垂老健忘，不能记忆，倘分授他人，始终不能贯穿，此某之确见也。上问亦以此为对。”相国长跪厅事曰：“上方向用，望一言为助。”先公大惊，跪掖之起，相国哀恳曰：“公必允我而后起。”先公曰：“未见书而遽称甚佳，是欺皇上也。此时佯诺，而廷对背之，是欺相公也。”相国曰：“公但云得之传闻，皆以熊某所修《明史》为是足矣。”先公曰：“传闻之言，岂可以对君父，且闻相公假手于人，不协舆论，某遵相公台指，不畏万代骂名耶。”相国汗流覆面而去，恨甚，所以害先公者不一而足。先帝异日果以《明史》为问，先公即以前说对。相国一日奏之先帝曰：“汪某无经济而自谓经济，非道学而妄托道学。”呜呼！如章、蔡京，如韩胄、史弥远于忤己者，借道学为一网打尽之计，若相国则又自附于道学以济其恶者，此实权奸之变调也。五月十六日，与胡方伯言及《明史》而记之。

○张祖泽深之狱祖泽深，字仁渊，奉天人，以吏部汉军主事，历官苏、松、常镇粮道，下荆南道。其为人狡恶横暴，官迹所历竭泽而渔，而颇善相人。在京时，至报国寺，吾乡高文恪士奇，方流落京师，秃笔破砚坐报国寺廊下卖字糊口。祖泽深见之，讶曰：“相应大贵。”高文恪泣曰：“一身潦倒，惧以

饥寒死，安敢望大贵耶？”

祖熟视良久曰：“于相法宜至宰相，即无宰相之位，亦有宰相之权。”掣之归，善视之。高文恪因执弟子礼。大学士索额图用事，某奴访书算之人于祖，祖时将外任，即荐高至某奴家。某奴者索所信用人也，偶以通贿，为人所觉，某奴窘甚，商之于人，咸劝其虽严刑不承，主亦无如之何也。高曰：“不然，主倚毗君如左右手，痛哭流涕，以负恩为言，必得免。若不承，恐先死于严刑，且严刑而承，宁有活理。”某奴然之，索盛怒诘责，奴泣曰：“实有之。”因叩头请死，索意解，叱之去。越数日，索思奴诚负我，然他人必讳其事，奴竟承之，何也？问之于奴，奴曰：“此门馆高士奇教我也。”索立呼高入见，且喜其字画端楷，知人意指，留之幕中，高遂为权贵人客矣。居无何，先帝思得书生可以备顾问者，索欲荐高而未决，祖偶入谒，即日：“此人于相，宜位极人臣。”某奴亦曰：“高某诚实，必不负主，即前日教奴认罪，可知其无欺矣。”高遂得侍帷幄，不逾年，权倾天下。是时昆山徐尚书乾学，为先帝所厚，祖复引高北面焉。高以泥涂入霄汉，感祖甚，思为之死。祖后为荆南监司，与巡抚都御史张忬。一日张延总督某，饮酒半，屏左右密语。优人皆出，惟旦儿某，以病卧戏箱中，不能起，同侪阖其盖而去。督抚言劾祖荆南事，历数其赃私款证，为旦儿所窃听。素与祖有余桃之爱，奔告之。祖急遣人讦巡抚阴事，且嘱徐与高为之地，徐与高先以上闻。

越半月，巡抚疏始至，遂成抚道互讦之局。先帝命学士色某至楚审鞫，有两罢之之议。色未归，高奏曰：“色某得抚臣赂。”先帝革色某职，不许入京城，充发乌喇。色在途闻之，惊堕马，折其股，抵郭外，妻子皆逐出城同至乌喇去。高因奏应遣亲信大臣往审，其意在徐尚书，而命下则直隶巡抚于成龙也，徐高大惊，计无足制于者。巡道胡献征，于之所至亲爱者。外舅大司寇胡公，时为中允，徐之门下士也，与巡道有昆弟之分。嘱司寇公致巡道闻之直抚，巡道骇曰：“此君乌可干以私者？”且徐、高其平日所痛恶也，司寇公不敢明言其故，报曰：“已致之也。”于至京请圣训，大学士明珠亦以祖托之，于不答。张、祖泽深皆贪吏之尤者，于至楚，二人皆拟重典，人以为快。徐与高无所发怒，则切齿于胡献征，献征升江苏藩司，楚人洪之杰由鸿胪卿擢江苏巡抚，徐尚书之私人也。徐授意于洪，必欲去胡。胡又纨绔，不甚整饬，晨谒巡抚，方入辕门，遽发炮，胡出不意，几仆地，责发炮者，扑之二十，即乘舆径归，洪大愤，百计厄之。胡遂告病去。色学士审后，祖系于狱，闻色有乌喇之命，晬曰：“我何罪而入犴狴？”

径出狱，以项锁乃国法不可去，遂银铛缠头，坐四人轿，鸣锣呵殿，具威仪伍伯而出。通城之人，一时传笑。后入西衙门豪兴如故。总漕慕公天颜下狱

，先公常令余入视，诸贵人皆不入监，寓板房中，祖所居与慕颇近，余以常至其处，则薰炉茗椀，陈名人书画，芙蓉、茉莉、蕙兰充刃其中，香风馥郁，狎客狡童，挟丝竹高歌快饮，陈叔宝全无心肝可以移赠矣。戊寅年六七月间事，祖竟瘐死狱中，张徽幸得出，高受恩处颇多，后皆凶终隙末，惟于祖则始终以师礼事之，高是年解官，盖亦为祖所累云。五月十七日。

○高文恪遗事高文恪之与索额图固有德而无怨者也。索额图死于宗人府，籍没货财，全家受祸，皆高为之。索以椒房之亲，且又世贵，待士大夫向不以礼，况高是其家奴狎友，其召之幕下也，颐指气使，以奴视之，高方苦饥寒，得遇权相，拜跪惟谨，殊以为荣。后高受知先帝，存历显官，而见索犹长跪启事，不令其坐，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，索则直斥其名，有不如意处，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。高遂顿忘旧恩，而思事刃于其腹中。癸未年，高随驾北上，时高已叛索，而比明珠矣。往谒索于其家，索袒裸南向坐，高叩头问起居，索切齿大骂，辱及父母妻子，高免冠稽颡，不敢起，若崩厥角泥。满额总兵曹曰玮在京候补，先帝命索饭食之。高见索时，曹侍立帘外，思曰：“高知我见其情状，必迁怒于我矣。”遽引疾归。

索有门客曰江黄者，绍兴人，索之委任十倍于高，高虽揽重权，江视之蔑如也。

其时，仪同开府于高称门生者，指不胜屈，而江仅以弟畜之，高不胜愤，遂欲杀江以除索，而江不免。江死之日，高已告归，方渡江忽曰：“江且老至矣。”口中喃喃若与人晤对，而谢过者即目不见一物，抵平湖不数日死。或曰，大学士明既与定计杀江以除索，然于高仇颇深，因饒而毒之，如俗之所谓慢药者。高始也因索以得官，旋合明以倾索，又合徐以倾明，又合明王（鸿绪）以倾徐。市井小人，出自粪土，致身轩冕，乌知所谓礼义廉耻者哉！又有所谓徐安士者，松江人，自比于张留侯、李邕侯，葛衣芒履，满口皆丧身灭族之言，果得奇祸。江多髯伟貌，以奇男子自居。所谓小有才适足以杀其躯者，徐委琐齷齪，不类人形，而惟利是图，又江所羞与同传者，徐居碧山堂，士大夫相见必称碧山先生，常开筵召客，以得与者为荣。梁园小山未尝不征歌命酒于碧山堂上也。江、徐横时，朝贵争候其门，有因之以取卿相者，如索、如明、如徐、如王、如高、如江、如徐，猿鹤沙虫，君子与小人俱化。此时之墓木俱拱，数十年恩怨荣枯，不过留为后人话柄而已。呜呼！五月十七日。

○西安吏治吏治之坏莫甚于陕西，数十年来，督抚藩臬皆以满州人为之，目不知书，凡案牒批答，第责之幕客，官方贤否，但委之堂官，虽判日亦假手于人，吏治民生，皆不过而问焉，惟以刻剥聚敛，为恒舞酣歌之计而已。即如督臣吴赫获罪，钦差大臣临讯，有妓女为款，犯督臣与妓女同跪于庭，为千

古笑谈。不但失大体已也。

上官既无善类，属吏民以奉之，加征杂派，苛政日增。间有自好之士，不竭膏血为馈遗，即不能保其位，且有破家亡身者。三十年前，先帝念秦省灾荒，有发籽粒之事，自命清流如遂宁张鹏翮者，奉命至陕西，饱橐而归，帑金皆为贪吏瓜分，而赍灾黎偿还，其裒固较早魃尤烈。继以西陲用兵，本省贡赋不足供军需，协饷衔尾而至，每至即以数百十万计，督抚以下又从而侵蚀之，州县更以军储名派之里地，兵饥于外，民困于内，其不倒戈揭竿者幸耳。总督鄂海去官，年羹尧来，深知其弊，于是布政按察监司之不法者，皆劾去之。知府如西安之徐容，延安之孙川，凤翔之甘某，同知如榆林之汪元仕，神木之周涌，靖边之胡昌期，州县如耀州之王文熙，州之张云，长安之陈昂，咸宁之贾懋实，肤施之于永熹，石泉之贾懋，或以亏空，或以贪婪，皆以白简从事。西土之官，几于尽易之矣。

州县火耗但许加二，皆解藩库佐军，兴视州县之大小，拨还银若干两为养廉之资，而耗羨加二，解藩库外尚有赢余，名曰积头，州县于上司概不馈遗差，足自给。

两年以来，雨时若，虽西陲未罢战，而民不知兵，元气为之稍复。犹有不肖州县，如州之赵学泗，澄城之崔辅鼎，雒南之范理，甘泉之杜琅，米脂之尚崇安，淳化之汪碧，皆参革之。制府在西宁，中丞范时捷坐镇雅俗而已，胡方伯每于揭报时，则咨嗟叹息曰：“此人身家立碎矣。”既而曰：“范文正公言，一家哭何如一路哭，竟去之。呜呼！上官既不诛求，疮痍尚未尽起，为民父母者得免于饥寒，已属非分，乃横征苛派，公堂日事敲扑，编户相率流亡，乌能怨大吏之参揭哉？”虽尚有漏网之鱼，然吞舟者鲜矣。全秦吏治顿改旧观，大僚与百姓呼吸可通，酷吏贪官几至屏迹。制府洗刷数十年之陋习，整顿数千里之封疆，风雨以时，妇子相保，可谓上不愧君父，中不愧属吏，下不愧民生者矣。余今年过山西，吏治亦非昔比，然以逢迎为循卓，以刻薄为才能，耗羨尽归藩库，而养廉之所给甚少，不能糊其口，又启百姓告讦之门，有司皆重足而立，莫保旦夕之命，如万泉令瞿某，常熟人，以私派扰民，聚数千人围城，斩关而入，焚其公堂，瞿某与幕客家奴逾垣遁，惟留妇女于署，乱民至署，尽褫其里衣并绣鞋罗袜去之，寸丝不挂，张其四肢向外，缚于树巅。手足皆寸寸缚之而散。次日，瞿令至署，始令吏人家奴升树解缚。树既高，门外行人聚观，有慨叹者，有嘲笑者，有诟骂者。巡抚诺敏立拜疏劾去，下檄平阳府，擒治乱民之为首者。太守董绅调守城参将兵及民壮二百人往捕治之，乱民开堡门以火器弓刀伤之几尽，太守自至其地，指天誓日，出印文如俗所谓伏辨者，乱民收其印文，出三人交太守，且约不得令之死，太守以三人归，毙其一

，其二人则薄责纵去。今调临县杜庭珠于万泉，余二月间在洪洞令孔传忠衙斋，杜自万泉至太原，路经洪洞，孔留之饭。杜嘉兴人，肇余宗伯之子也，知余在署，请与相见，留二日始去。深夜聚谈，因道瞿令妇女受辱事，杜愀然曰：“某闻调万泉，即遣家累南还，皆有难色，某告之曰：”若辈亦欲以私处向外，赤身缚树上耶？“余谓瞿令以贪残激变，宜罢官，但须少缓其期，斩之以谢百姓。若以此斥逐，刁风不可长也。乱民聚至数千人，城门，天子之城门也，可毁乎？公堂，天子之公堂也，可烧乎？急擒首恶，肆之于市，以为乱民之戒。若拒捕伤人，虽举堡屠之亦不为过。妇女何罪而辱之若是，其甚乎？”

阳县盐引，民运民销者已久，西安太守金启勋创官运官销之说，百姓以为不便，阳令高佩奉行甚力，乡绅范光宗为首，遣家人李德率众人毁城而入，堂皇门闾皆破碎。胡方伯原不主官运官销之说，太守以民变闻，方伯曰：“我久知其不可，汝云有事皆在卑府身上，卑府可保无事，今竟如何？”金俯首而已，方伯遣三水令周文泽至阳，几为百姓所击，周至城隍庙，与阳令皆以印文伏辨与民，听民运民销，其事得解。胡欲揭高令之激变，余曰：“此何与知县事？”高至今不知余为解纷也。围城事近颇屡见，有谓州县不可为者，余曰：“民虽凶顽，然至聚众为变，皆有司之自取。若减刑薄敛，休戚相关，民安得变？即有不逞之徒，号召聚众，众亦不为聚也。”临汾令宫懋言在县时，百姓碎门入，裸其眷属，缚之于柱，跪宫于堂上使观焉，至有以手摩之问宫曰：“此何物耶？”今宫已为平阳通判，不知尚忆前事否？近闻山东火耗每两加八钱，民不聊生，河南亦然。齐豫二省连岁大旱，且蝗蝻为灾，野无青草。余去年八月过山东，所亲见者，江南、浙江，辛丑、壬寅、癸卯旱三年矣，今岁自故乡至者，咸云久不得雨，大河无水，不甚通舟楫，而督抚无以上闻者，有司莫以告，徒切杞人之忧而已。五月二十日。

○榆林同知汪元仕汪元仕，湖广人，以吏员除福建某府，经历升蒲城令，竭蒲民之脂膏以奉总督鄂海，遂题升榆林同知。榆林方开捐纳，元仕穷奢极欲，饮食则山珍海错也，姬妾则粉白黛绿也，僮仆则宋朝子都也，居室则山节藻税也，梨园则金玉锦绣也，出入则香车宝马也，宾客则孟尝平原也，玩好则商彝周鼎也，遂致亏空数万金。

施总漕世纶，奉命查陕西仓库，时鄂督局已大坏，然施不得其要领。有维扬狡童汪思忠，自淮安随施之家奴来。元仕与通谱系，兄事之，尽以陕西亏空详开一纸，条分缕析。因思忠达之，总漕大喜，如粮道祖允等，皆以此获罪，而总漕无所加恩于元仕，第以将来荐拔许之。总漕返所任未久，卒于官，元仕亦丁艰。鄂督犹在陕西，元仕复厚馈焉。鄂未知其构已于总漕也，题留之于辕门效力。鄂去官后，年太保来，亏空无所掩饰，于是题参革职，追比其中有

三千余金应存藩库者，元仕胁耀州肤施县及神木同知诸人，各以印领交萨藩司，今诸人皆以亏空削职，不能还帑，始以本末言之。督抚事下方伯，方伯转发西安金太守启勋、延安沈太守廷正，会审诸人。合词曰：“我辈现在亏空，岂有两颗头，代汪元仕砍去耶？”

元仕坚不肯承，方伯令两太守夹讯之，余颇以为过当，盖印领，既不足凭。元仕自无卸处，何必三木。方伯云，豫让之报智伯，蔡邕之哭董卓，其误在不宜失身匪人，业已如此，惟有报之哭之耳。元仕既受恩于鄂督，复构之于总漕，丁忧即宜解官去，又匍匐乞哀，重贿鄂督，留此效力，此真小人之无赖者。次日，元仕遂受刑讯。方伯持论似稍偏，然元仕反覆至此，刑讯亦不为过也。五月二十日。

汪思忠者，扬州人，以色事人者也，总漕家奴某与寝处如夫妇。总漕至陕，家奴挟思忠随行，后家奴于九款内为思忠捐通判，遂于康熙六十一年六月，选山东济南府通判。凡进士、举人之鸣琴于济南者，咸束带见之。至今尚无恙也，条奏累累，此等事竟无一人言之，何哉？

○遂宁人品张鹏翮，字运青，遂宁人，庚戌进士，馆选，貌如好女子，诸同年皆戏弄之。

癸丑，散馆，先帝曰：“张某竟似戏旦。”改为主事。张素轻邪，甚至与人家奴博，且胡粉饰貌，搔头弄姿，后以天语有戏旦之言，大惭，逐矫强修饰，自称道学先生矣。入椒房幕，有传其为椒房倾溺器者，由郎中外转苏州知府，未出国门，丁内艰，例未抵新任者服阕仍补原官，遂不发丧，盖吉服坐黄堂者，七日而解官去，补兖州府，升河东运使，旋内擢至兵部督捕右理事官，皆椒房之力也。时北门（明）方与椒房倾轧，憎人及其储胥，以遂宁私秽阿椒房事上闻，奉张某永远停其升转之旨。戊辰年，遣椒房、北门等六人至鄂罗斯定疆界，遂宁与海宁刑垣陈西安随行，所以困苦之也。椒房势稍振，思为遂宁量移一官，而吏部既奉停升之旨，不能为之地。遂宁遂以重贿结铨曹之好货者，适大理寺少卿员缺，吏部巧于立言云，除张某系奉旨停升之员，不行开列，外奉旨张某补授大理寺少卿。其得官皆不以正人品可知，岂濂洛关闽之心传哉。未几，抉浙江巡抚，改兵部侍郎，督学江南，升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。江南总督即有河道总督之命，其家富可敌国，遂宁巧于取，又所历皆美官，先帝颇信任之，如张志栋、张伯行、赵世显、蒋陈锡等皆由遂宁荐之。于造膝时，俱得开府馈谢，动十万计。然未几皆叛，成不共之仇，盖苦于遂宁之无厌也。籍椒房家，有遂宁所书字扇“沐恩门下小子张某，奉恩主老夫子命，百拜敬书”。先帝阅视河工，遂宁迎谒，入御舟，先帝责其治河无状，用人多私，遂宁免冠长跪，叩首曰：“臣孤踪求皇上矜全。”先帝曰：“跪上来。”去御座

咫尺，先帝出遂宁所书字扇，以字向遂宁，遂宁魂魄俱丧，先帝益轻其为人，命内监挤之于河，侍卫唾其面。后入为户部尚书，转吏部尚书，尤贪婪，而更佐之以刻薄。丁外艰，先帝慰留之，遂宁竟不具疏辞，先帝谓左都御史揆叙曰：“朕虽云夺情，张某并不疏辞，是无情可夺也。”近来九卿居高官即不复知有父母如张者甚多。遂宁始以求给假治丧为言，而终不去。先帝无微不烛，深知大僚皆恋位忘亲者，而士气糜烂，不可收拾矣。大行宴驾，今上尚未践阼，虚己以听，而政府礼臣无当上意者。遂宁时为六卿之长，大礼皆定于其手，顾不学无术，性又刚愎悍戾，大行去郊天仅二日，祝文已缮写矣，上传问九卿祝文将何如？遂宁曰：“应书嗣皇帝名。”上曰：“犹未御极，奈何？”遂宁曰：“父作子述，谁敢有异议者。”上又传问：“德妃尚未上尊号，即位向德妃行礼，宜何称？”遂宁曰：“宜称皇太后。”上云：“大行初驭犹然德妃也。”遂宁曰：“世祖升遐，先皇继体，大书曰：至皇太后前行礼，母以子贵，谁敢有异议者。”

盖世祖时，所谓皇太后，即太宗文皇后，而先帝之太皇太后也。先帝即位即，下诏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。遂宁不通文理，又不虚心延访，遂致皇太后竟无上尊号之诏，皇太后薨，人骇然不闻，有诏上皇太后尊号，而忽有皇太后哀诏，何也？

上集九卿以下六品以上，上大行谥，有谓宜称祖，有谓宜称宗者，议未决，礼臣有主世宗之说者，众颇以为然，而未敢昌言之，礼臣书二纸，一纸书祖字，一字书宗字，至遂宁前，遂宁奋笔于祖字纸上书曰：吏部尚书张鹏翮。附之者吏部左侍郎李旭升、左副都御史金应璧、兵部郎中卢弘熹三人而已。宗字纸上，则户部尚书田从典以下皆书。有微言世宗者，遂宁曰：“世宗非美谥也。”礼部左侍郎景日曰：“世字不美，何以处世祖？宗字不美，何以处太宗？”遂宁曰：“明日再议”，皆散去。次日复集，遂宁谓众臣曰：“已定圣祖仁皇帝矣”，诸九卿有喑喑者，遂宁曰：“谓先帝不足当此数字耶？是诽谤也，谁敢有异议者。”

遂宁旋入政府。《泰誓》不可不看，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也。其夫人妒悍之至，遂宁为部郎时，一日早朝归，夫人讶其久不进内室，出户私窥之，遂宁朝衣未脱，立于仆妇之床前，仆妇双足长尺，架披肩上，裸而淫之。夫人持皮鞭直入，遂宁朝衣冠，偕寸丝不挂之仆妇跪受责。又夫人未至京时，遂宁娶妾已生女，其夫人来，俟遂宁出门，即呼媒媪卖妾，并令携女去，至今不知所之。夫人之性最贪，为浙抚河督时，卖狱鬻官几于对开。幕府如广西之孙延龄、孔四贞也，长子张懋诚，丁卯举人，官给谏，次子张懋龄，为河工同知，暴虐妄乱，过于乃父，而懋龄尤甚。孙张勤望，以任子补顺天通判，庸恶陋劣，祖

为冢宰，日与书办香火定盟，凡吏部事无不关通受贿。孙张□□以捐纳为广东布政司，经历齷齪鄙秽，无志下材，所谓一蟹不如一蟹者。余尝谓宜以刻薄寡恩、顽钝无耻二句为对联，赠遂宁，有云犹未足以尽其为人。如汝人才皆为令仆矣，草泽中英雄思之能无短气哉！五月二十一日。

○詹事雨华亭沈文恪（荃），字绎堂，壬辰探花，官詹事府。盾事貌不逾中人，有古大臣风，官况清贫，或至不能举火而食。客常满，故乡戚友求益而来者，踵相接，文恪定令其得所而去。诗宗钱、刘，书法在赵承旨、董文敏之间，与人接谈，委婉风流，而见义必为，遇事无所挠屈。先帝时，数月不雨，先帝触暑步祷，以亢旱为忧，下诏求直言。九卿无能仰慰圣心者，文恪暨吾乡项侍郎（景襄）进曰：“乌喇为穷荒寒苦之所，徙至其地，百无一生。乞降明旨，永止乌喇流人，则上感天和，三日必雨。”先帝曰：“能保之乎？”文恪曰：“可保。”先帝曰：“如所言，三日不雨，将奈何？”项稍退入班后，文恪曰：“三日不雨，臣愿受妄言之责。”九卿皆错愕，先帝亦为色动，遂有罪人免流乌喇之旨，祈雨之坛尽撤之，且命沈某第三日至午门候雨。至期，文恪至午门外，植立烈日中，先帝御乾清门升座，曰：“沈某言：”今日必雨‘，朕端坐俟之。“杲杲日出，人咸为文恪危，日既晡，先帝未午膳，有爱文恪者劝文恪免冠谢过，请上还宫，不过削籍耳，若至暮恐圣怒不测矣。文恪不答，至未刻，忽有片云从东来，风雷交作，骤雨盈尺，先帝大喜谓左右曰：“此詹事雨也。“召文恪入，深劳之，赐食而出。

朝野之人指为仁者之雨，相聚感叹有泣下者。项同时进言，而为德不卒，功名之念重耳，有愧于文恪多矣。项字眉山，壬辰进士，乙未殿试，由庶吉士历官兵部侍郎。其尊人与僧眉山善，夫人将产之夕，尊人见僧入室，即诞少司马，访之，则僧于是刻坐化矣，因以眉山字之。少司马与叔读书家塾中，尝问叔，我可至何官？叔戏曰：“可拜相。”少司马笑曰：“不能也，我位必八座，寿止五十四。”

十月初八日，武闱监试将，登輿入闱，复入室跌坐曰：“吾将逝矣。”延医视之，脉已绝，于几上得诗，字画端楷，诗云：三十年前得意时，而今不道鬓如丝。一生衾影原无愧，曾学三贤凛四知。五月二十一日。

○再来人释道二氏，有所谓再来人者，吾儒无是说也，然实有是理，常见其事。吾夫子梦奠两楹，曳杖而歌，非再来人而能若是乎？阳明先生为高僧转世，有六十年前王守仁之说，自附程朱门庭者从而谤毁之，非也。蒋探花超，字虎臣，金坛人，不乐仕进，自言前身峨眉之老僧也，后竟歿于峨眉山伏虎寺，化去之时，神明了然。刘考功体仁，字公_<甬弋_>，颖州人。客凤阳，一日同友人苏茂游过龙兴寺，访老衲，留连竟日始别。苏归寓，梦刘来笑吟诗云

：六十年来一梦醒，飘然四大御风轻。与君昨日龙兴寺，犹是拖泥带水行。觉而异之，忽闻剥啄声，则刘仆人至，云刘已坐脱矣。严少宗伯我斯，字存庵，归安人。为诸生时，勇于酒，以城门已扃，醉卧石桥上，夜半见一老人高中行衣，坐桥栏杆上，有鬼呼之曰：“土地接张果老去。”老人曰：“严状元在此，恐有邪魔相犯，须谨视之，张果老来第可于城门一接耳。”因问张果老形像如何，鬼曰：“皮匠荷担而至者是也。”

严酒已醒，假寐以，须臾，皮匠果至。严牵其衣恳其度脱，皮匠始犹讳之，继而揭桶盖曰：“子欲仙，可入此。”严视桶中，则茫茫巨海也，不敢举足，皮匠笑曰：“子但可享人间红尘福耳。”推严仆地，严起已失皮匠所在。将歿前，梦至一山僧舍，见坐主房师及诸同年皆僧服，严诃之，诸公曰：“宁忘却此地耶？”

问山名，僧云崧山，严忽悟曾晒鞋于阶，视之尚未燥，遂寤，不数日而歿。歿时作偈云：误落人间七十年，今朝重返旧林泉。崧山道侣来相访，笑指黄花白鹤前。

家方伯楫，字悔斋，病笃，梦老僧授以诗一首：日落云黄老树根，山中应已闭柴门。老僧待久不归去，却在□□□□村。其中空四字，方伯梦中以笔填之曰碧桃红杏，既寤为人言之。而歿后有某郭外经行，忽见山水之胜迪异人世，纵步探幽。

石洞中一虎在焉，谛视则方伯也，已髡顶披缁，俨然一苦行僧矣。素与方伯善，骇问之，方伯曰：“为碧桃红杏四字，公案未得明白耳。”某惊顾间，惟荒烟蔓草而已。先叔祖沅风，字魏美，崇祯己卯举人。明亡隐居宝坻山上，高风苦节，人所难堪。魏僖为撰《高士传》。一日视日景曰：“可矣。”命先伯连具纸笔，书五言诗十句，诗曰：大化无停轨，道术久殊辙。住世守顽形，问途犹未彻。至人本神运，可会不可说。冰泮水还清，云开月方洁。一旦破樊笼，逍遥从此别。

投笔就寝而逝。先叔祖母钱夫人亦能诗，先卒。弥留时，先叔祖欲图其形，钱夫人强起索笔题绢上曰：来时玉果正圆，去日梅花香冷。依然朗月当空，何必捕风捉影。且云十五年后相见，已而果然。五月二十一日。

○诙谐之语诙谐之语颇足解颐。王尚书世贞访严侍郎世蕃，阍人辞以伤风，王举《琵琶记》牛氏所唱曲曰：“爹居相位，怎说得伤风。”严恨甚，遂成世仇，此因诙谐而得奇吝固者也。李文正东阳过其子兆先所，兆先不在焉，李题其几上云：今日花街，明日柳街，焚膏继晷，秀才，秀才。他日李入朝，兆先至其书室，亦题其几上云：今日黄风，明日黑风，变理阴阳，相公，相公。子戏其父狂也，而近于悖矣。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，良朋相聚，何尝不可以诙

谐见雅人深致耶？程少司空正揆，字□□，汉阳人，性滑稽。有科员某以小嫌劾其太老师，廷质时，某科执之甚力，且称之曰他，旁人有恨之者曰：“太老师而称之曰他，可乎？”程曰：“此尹公之他也。”某科恚甚，即劾程斗叶子及祭告时挟妓，亦下九卿，诸公薄某科为人，因与程约，但坚不承，即以言事不实黜之。至期，某科厉声责程赌钱度日，程曰：“藉此获利，始可谓之赌钱，今我无日不败，而足下指为以赌度日，冤哉。”又诘奉旨祭告而宿娼，何也？诸公驳曰：“有何凭据？”某科曰地名某、妓名某、某年、某月、某日事。程笑曰：“此等事生平所为甚多，即祭告时亦不仅此一人，我已忘之矣，而足下尚能记忆乎？”因以不谨罢归。居乡诙嘲弥甚，有戚属延新亲，席间推程行令，程视其人非雅士也，曰：“凡饮酒者，照所饮第几杯，或诗，或谚，说一成语。”至其人第五杯，应说五字，其人持杯，面赤无地自容，有附耳教之者曰：“五夜漏声催晓箭”，其人喜甚，遽引满曰：“五夜漏声催草荐。”座客以其为客人上宾也，匿笑而已。未几，酒至程，恰第九杯，程大声曰：“九重春色醉毡条。”宾主无不狂笑。程职方周量，字石癯，南海人，嗜槟榔。一日早朝，新城王尚书士祜真，占口号嘲之曰：“趋朝夜永未渠央，听鼓应官有底忙。行到前门天未启，轿中端坐吃槟榔。”任御史弘嘉，字葵尊，宜兴人，疏定朝服，等级非三品以上不得衣貂鼠舍利狲。冬夜入朝，雪夜寒甚，新城戏为诗云：“京堂铨翰两衙门，齐脱貂裘舍利狲。昨夜五更寒透骨，满朝谁不怨葵尊。”新城官大司寇，时徐豕宰潮为刑右侍，阅爰书囚有名螃蟹者，徐曰：“今年津门蟹甚多而贱。”新城曰：“公以纸上郭索遽思朵颐耶。”薛户部奋生，字大武，河阳人。豪迈任侠，与同年饮，大言曰：“君辈文士耳，异日终当居我幕下。”新城曰：“恨子非严郑公。”家钝翁先生琬赋诗云：少日词场偶擅名，未曾缚学长征。他年若得登三事，但乞萧郎作骑兵。长洲文点，字与也，衡山裔孙，常为鄢陵梁熙字曰缉作《江村读书图》，新城题诗云：门外渔航个个轻，春流滑笏纹平。江花江鸟不相识，写向丹青俱眼明。钝翁题诗云：约取春江入画图，乱红残絮拥菰蒲。鄢陵野色平于掌，也有江南此景无？渔洋见之诃曰：“吴子乃尔轻薄。”钝翁笑曰：“勿多言，行且及子。”又赋一绝云：仿佛春江绿树阴，几回掩卷费沉吟。江南与汝关何事，赋得愁心尔许深。以新城有江花江鸟之句也。毛检讨奇龄，字大可，萧山人。不喜苏诗，偶于座上訾毁之，家蛟门先生懋麟起曰：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萋萋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如此诗，亦可道弗佳否？”毛怫然曰：“鹅也先知，如何只说鸭耶？”

工部郎官有管理街道之差，出则二黑鞭前导，而一隶肩独板在马后，仁和汪郎中玺，字樊桐，以启贺其僚友某云：双鞭前导，宛两股之须，独板后随

，如一条之狗尾。闻者大噓。陆御史祖修，字孝武，松江人，东海尚书门下士也。东海方与北门构衅，有傅腊塔者，北门之甥，为旗员武职，颇贪怙，陆思借之以倾北门，卜吴纠吏部侍郎之传腊塔，在铨曹有狼籍名，遂去官，而武职之傅腊塔固无恙也。傅恨甚，遂皈依北门，北门怜之，而知其切齿于东海，遂奏复其官，旋擢两江总督，丛刃于东海，致东海发愤死。傅谓所属曰：“东海已处之颇畅矣，我有怨家尚思所以处之也。”属吏解其意，遣人至松江侦陆所为，陆窘甚，挈家避南海去。吴谕德廷楨，自苏州来，下榻余家，偶言陆御史避仇南海，吴曰：“所谓君处东海，寡人处南海也。”词林诸公分曹轰饮，先公与大宗伯韩慕庐先生居西曹，觴政大胜，宗伯曰：“东曹屡败，岂无有志之士欲雪三北之耻者乎？吾辈宜预饮数百爵以待之。”因浪吟曰：“江东子弟皆豪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先公笑曰：“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。”一时哄堂。先公官司成时，置酒召客，德清胡先生居上坐，先生名渭，字大明，外舅大司寇荅山，胡公之从叔也。耆年宿学，而性颇方严，面折人过。酒间偶令各举打油诗，或曰：大道秃龙五四爪，或云：月迸山头独眼睛，或曰：星飞天放弹，日出海抛球，或曰：蛙翻白出阔，蚓死紫之长，或曰：板侧尿（读如虽）流急，坑深粪落迟，或曰：宽扯包头围绿野，倒排牙齿嚼青天。有某沉思良久曰：粗材一所包男女，胡先生曰：“诸句皆有意致，独此语索然无味，必足下杜撰矣。”人问其故，胡先生曰：“我看此句，与渠平日所作不争多也。”坐客为之捧腹。癸未八月，余出都门，宗人份字武曹，士年宏字文升，年宏字苻洲，绎字玉轮，年宏字安公，醴分相饯，家无亢兄庚戌生，玉轮兄辛亥生，安公兄与余俱壬子生，而月份稍长于余。玉轮指余曰：“无己壬子生，安公似小一岁。”余拊安公背曰：“此亦壬（人）子也。”

宗人皆绝倒。僧某作词云：髻挽吴绫幅，裙拖蜀锦绸。新妆才罢下危楼，手挽青丝骑马射。城头有无锡轻薄子某，喜为俚鄙诗者嘲之曰：“从来蜀锦不名绸，旗下人家绝少楼，可惜纤纤好双手，硬差排去射（读如凿）砖头。”某无锡人，不欲言其姓名。先帝南巡无锡，杜诏字紫纶，方为诸生于道左献诗，先帝颇许可之，赐御书绫字，杜捧归启视，则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四句也。某作七言绝句云：皇帝挥毫不值钱，献诗杜诏赐绫笺。千家诗句从头写，云淡风轻近午天。五月二十三日。

○孤魅畏节妇卫既齐、严我斯、李元振、邵远平、陈论皆甲辰词林，相善也。卫尚少年，夫人自猗氏来，卫买大宅居之。体渐羸，精神日敝。诸同年忧之，咸以保养为言。卫愀然曰：“非斫丧也，卧室有妖魅，每就寝，则夫妻二人皆昏瞶不知人事，不知其为何怪？晨起良久，然后能言，夫妻皆病，奈何？”邵曰：“盍移居他处？”

卫曰：“买屋费重价，弃之不可，转售又无其人，惟望妖舍此而去耳。”严戏曰：“我状元也，身有奎光四射，治具啖我，我宿于有妖处，妖畏奎光，自当绝迹。”

卫欣然命家奴归市酒肴，且谓李、邵、陈曰：“三兄能偕去逐妖乎？”三君亦鼓舞诺之，至卫寓，卫先令夫人移侧屋，五人畅饮至给烛。严起身作别，诘之，则曰：“不过博一醉饱耳，近来状元，安得有所谓奎光者。”卫苦留之，严躯干伟大，重数百斤，卫文弱又病，挽之不得，严径去，陈亦趋出，卫令闭户，陈跪曰：“我素怕鬼，深夜不敢独卧室中，虽多人尚蒙被而眠，闻风吹树叶声，即惊颤，况有妖处耶？”李、邵皆劝其留，陈夺门而出。室向南，东西各有炕，炕亘南北，其南皆倚窗棂，几上燃高烛，李已被酒，与卫卧东炕上。甫就枕，则二人皆面赤如赭，喉间咯咯有声，口吐涎沫。邵大惊，急呼其家奴问之。奴曰：“主人、主母每夜如此，至天晓方醒，不足怪也。”邵不敢卸衣，惟脱双靴东向趺坐西炕上，心颇惴惴，然目无所见，至鸡鸣后，窗影将明，烛光渐淡，低头以手取靴，若有人以手按其颈者，遂仆地。家奴闻之，入扶起，已不能言，但心中了然，如病数月不食者。未几，卫、李两家人各掖其主起，三椅南面，卫、李、邵并坐，相顾默然，饮苦茗少许，始能言动。李、邵皆乘舆归，李病月余，邵卧床半年始愈，因相戒不复再以妖魅问卫矣。久之，卫病大愈，肌肉充实，精彩焕然，同年颇以为奇，问之则曰：“吾母闻妖为祟，怒曰：”世安有妖为祟之理。自猗氏来，遣子媳皆出，吾一人独睡于此，视妖敢近我否？‘某泣阻不得，率内子及婢女立窗外，通夜寂然。清晨，吾母启门，某问安毕，即询夜来何如。吾母笑曰：“妖已去矣，吾初就寝，忽闻炕穴有声，见百余人自穴中出，长仅尺，将登炕，其中一人曰：节妇在此，我辈不可犯也，速去之。皆于窗隙中升瓦望空而没。’”盖卫幼而孤，太夫人苦节自守，以女工易米麦，教子读书，取科第，固得乾坤之正气者。妖魅所畏者正气，安得而不避去哉。李元振，字贞孟，柘城人，官至工部侍郎。陈论字谢浮，海宁人，官至刑部侍郎。卫既齐字尔锡，猗氏人，官至贵州巡抚、都御史。邵远平字戒三，仁和人，官至詹事府少詹事。戒三先生与先公同举博学鸿儒，余父行也，为余言其事，且曰：“诸人皆为显官见侮，于妖魅遇节妇则谨避之，人所恃者，忠孝节义耳，官爵何足为重哉。”卫历官皆有清名，抚黔时，知府某、副将某，以开边衅伏法，卫亦几真重辟，长系狱中，后得释。其官迹有声，盖亦母氏之训云。五月二十五日。

○妇人缠足 妇人缠足，不知起于何代。咏足诗见于古者，如：两足白如霜，如：临流濯素足。又韩诗：六寸肤圆光致致，此不缠之说也。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，金莲贴地，行其上谓“步步生莲花”。《乐府。双行缠》其辞云

：新罗绣行缠，足趺如春妍，他人不言好，独我知可怜。石崇屑沈香为尘，使姬人步之无迹，若尺许大脚，有何意致。缠足始自六朝，其说近是。《墨庄漫录》考妇女弓足起于李后主，《史记》云：“临淄女子，弹弦缠足。”又云：揄修袖，蹑利屣，则汉时已有之。然《秘辛》所载樊嫪语，则王皇后尚不缠足也。《襄阳耆旧传》云：盗发楚王冢，得宫人玉屣，晋世履有凤头，重台分梢之制。陶南村谓唐人题《咏略不及之杜牧》诗：钏尺裁量减四分，碧琉璃滑裹春云，五陵年少欺他醉，笑把花前出画裙。段成式诗：醉袂几侵鱼子缬，影纓长戛凤皇钗，知君欲作闲情赋，应愿将身托绣鞋。韩诗：怀里不知金钿落，暗中惟觉绣鞋香。《花间集》云：慢移弓底绣罗鞋，亦屡见吟咏矣。至于弓足，言其形弯断如弓也。秦晋燕赵间，女子二三岁即缠足，天然纤小，并不似弓形。其弓形者，嗤为鹅头脚。余见秦晋燕赵女子足小者，以尺度之，仅二寸七八而已。足底平，呼足为弓，真是门外汉语。五月二十六日。

○妇人袜妇人缠足，大率以帛缠之，如东昏侯以帛缠潘妃足是也。《乐府》新罗绣行缠，足趺如春妍，则似以罗缠足。《洛神赋》：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李后主词：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崔浩《礼仪》：近古，至日上履袜于舅姑。《太真外传》：马嵬姬得贵妃锦袜，每遇过客，一玩百钱。不似近日所谓脚带矣，抑脚带之外，更加一小袜耶。西北女子，往往贴足尚有软鞋袜，或即软鞋也。此等无关重轻，然亦格物之一端，不可不考。五月二十六日。

○周钟项煜之死福王^胤替立南都，生杀予夺，无一不乖谬者，惟于周钟、项煜之死，至今人以为允当，余意独谓不然。周钟者，才不足以副其名，为人颇敦笃伦理，欠崇祯一死，大负生平，律以不忠之臣，虽百喙无可置辨。乃元宋红巾尧汤武等语，见载《辍耕录》，遽引入爰书，弃之于市，此何说哉？闻悍帅刘泽清曾金币聘之，不应。钟有季弟曰，尝同饮阮大铖家，坏坐大骂，钟不为谢，以此两人切齿。

傅成其狱，李舒、章雯为诗吊之曰：“乱世身名可自由，恨君不及郑台州。剧秦新论何曾草，月旦家评总世仇。”项煜居家，簋不饬，为公论所摈弃。在朝累以诡激，市伉直声。闯贼于三月十九日破京师，煜于四月十八日至金陵，福王称伪号时，身与拜舞之列，因向朝士述在途毁形易服状，为陈侍御所纠，其日月可考也。当时竟以污伪署杀之。以彼弃妻子南还，三千余里之遥，不一月重茧而至。

即使曾从闯贼，偷旦夕之生，辛苦贼中，来亦宜留其残喘，以劝来者。黄石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诸臣曰：“唐天宝之乱，从王为上，自拔次之，若水心者何罪？”

呜呼，亡国之帷幄重臣，有为新朝之佐命者，介生、水心皆小臣耳，罪宜

末减，况又间关南返耶？大约更玉改步之时，传闻异辞，是非失实。马士英、阮大铖，小人中之最不堪者，蚍蜉累累，不过槐国君臣。如项如周，一死本不足惜，尚论者应详加考核，无左袒贵阳怀宁也。五月二十八日。

○女子之祸明末流贼之起，始于裁驿递。驿递之裁，倡于御史毛羽健，成于科臣刘懋羽。

健官京师，娶妾甚嬖之，其妻乘传至，立遣去，迅雷不及掩耳。羽健恨甚，遂迁怒于驿递，倡为裁驿卒之说，而懋附和成之。一时游手十余万人倚驿递糊口者，无以为生，相率为盗。张献忠亦驿卒也，流毒中原，颠覆宗社，两人首祸，万死不足赎也。吴三桂饮田皇亲嘉遇家，嘉遇出歌伎侑酒，其中有陈沅者，色艺冠伦，三桂醉，长跪向嘉遇乞沅，嘉遇曰：“吾老矣，谢世后当以持赠。”李自成陷京师，三桂方镇山海关，自成遣人招之，三桂已纳款矣。时嘉遇已死，遗命家人送陈沅至三桂所，以兵戈载道，未遑也。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，闻之自成，自成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，宗敏不可，三桂遂不降，自成竟灭。女子之能祸人家国如此。五月二十八日。

○燕十六州石晋以燕十六州赂契丹不属中国者，四百三十余年，曰幽州，今顺天府，曰蓟州，今蓟州，曰瀛州，今河间府，曰莫州，今任邱县，曰涿州，今涿州，曰檀州，今密云县，曰顺州，今顺义县，此山前之州也；曰新州，今保安州，曰妫州，今延庆州，曰儒州，今永宁县，曰武州，今在翔州西境，曰云州，今大同府，曰应州，今应州，曰寰州，今马邑县，曰朔州，今朔州，曰蔚州，今蔚州，此山后之州也。刘仁恭以营、平、滦三州赂契丹，营州即今昌黎县，平州即今卢龙县，滦州即今滦州也。周世宗□□南北，则瀛、莫二州复归中国。白沟河为宋辽分界，遂为百战之地。其后与金夹攻辽，以请石晋所赂故地，而忘营、平、滦三州乃刘仁恭献契丹以求援者。王黼欲并得之，金主云今更不论原约，特与燕、京及蓟、景、檀、顺、涿、易六州，其山后诸州皆毁约不与。张瑄杀辽故相左企弓等，以平州来归，金人藉为兵端，长驱直入，而汴京不守矣。五月二十八日。

○功臣不可为鸟尽弓藏，古今同慨。论者或谓，功高不赏，挟震主之威，不能善自晦故，鲜有以功名终者。予曰不然。天步艰难，干戈鼎沸，粮饷挽输于外，库帑耗竭于中，其时节钺重臣，为国奋身，不顾万死一生，昼食不甘味，夜卧不贴席，孤军累卵，出入锋镝之间，或身历戎行，或运筹帷幄，虽父母妻子亦弃之如遗，幸而告厥成功，九重不致旰食，举酬勋之典，受殊爵之荣，位极人臣，威拟王者，又何所苦而反乎？横加猜疑，致成嫌隙，进不得尽其忠节，退不得保其身家，抚驭乖方，君臣两负，呜呼！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槌心而泣血者也。彼夫猜忌之主，其才本庸，而其意复怯，当贼寇昌炽时，望烽

火则魂惊，见军书则股栗，忽有奇才异能之臣，起而戡定群凶，宁谧四海，捷书一奏，喜出非常，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，迟之既久，则转念曰：“敌人如此其横肆，兵事如此其周章，而此臣竟剪灭之，万一晋阳之甲兴，谁复能捍御者？于是而疑心生焉矣。既而阅所上纪功册，某处斩首几十万，某处拓地几千里，某处招抚若干，某处虏获若干，心胆震惊，魂魄荡慑，于是而畏心生焉矣。既建奇功，复膺异数，位崇五等，礼绝百僚，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所重也，无不敬而奉之，谄佞小人趋承恐后，长跪叩首，待之逾于常礼，而且，题官则嫌其专擅，奏销则防其冒滥，叙功则憾其诈伪，卤获则谓其私藏，触处碍，争宠者又从而构之，于是而怒心生焉矣。彼自谓受恩既深，以忠荃为报国，怀光欲去卢杞，李晟思慕魏征，而爱昵不可遽除，忠言不能入耳，反恨其无礼于君，恃功骄横，于是而厌心生焉矣。疑也，畏也，怒也，厌也，以此四者待功臣，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？郭子仪以酒色自晦，仅能保首领以歿。李光弼遂至拥兵不朝，几失臣节，下之未有不麾军犯阙者矣。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，遂奏留田承嗣三节度。刘巨容追黄巢，几获之而纵其去，曰：“国家喜负人，不如留之以为富贵之资。”而唐社遂屋，虽由臣节之未纯，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。杀道济而长城坏，害萧懿而东昏亡，洪武一开国诸臣，如屠羊豕，靖难兵起，而金川不守，可胜慨哉！可胜慨哉！三月十七日。

○程如丝贪横（按此条见雍正五年三月戊戌谕旨所引）

程如丝重贿蔡 ；，调补夔州知府。程如丝至夔，凡商家所有之盐尽以半价强买之。私盐船自夔至楚者，官素不甚禁以活穷民。程如丝悉夺之。私盐船过夔，程如丝遣人籍其盐，私商不服，程如丝集吏人、乡勇、猎户、汛兵几千人往捕治之。鸟枪弓矢竞发，私商与捕人死者枕藉，商人过客毙者无算。蔡 ；庇之不上闻。湖督杨宗仁受客商呈词，欲入告，程如丝指称是年大将军意。杨督竟寝其事。

年公闻之，遂具题参劾，奉旨革职拿问。蔡 ；入覲，力言程如丝为天下第一清官，上将大用之。今此案令西安巡抚石文焯秉公确审，石欲脱程罪，且议复其官以合上意。呜呼！浙抚黄叔琳以置土豪贺茂芳于死，遂革职问罪，乃知府杀人不计其数，而反无过乎？

○秦中凯歌十三首（按此诗为当时自刻之诗片，以备投赠者）

军声鼎沸米川城，帝简元戎诘五兵。班剑袞衣龙节至，岩疆赤子庆更生。
○宠命初登上将坛，相公自出逐呼韩。锦衣骢马亲临阵，士卒欢腾敌胆寒。
○词臣旧赐绣宫袍，肘绾金章拥白旄。赏遍三军温挟纩，恩加万帐饮投醪。
○指挥克敌战河湟，纪律严明举九章。内府新承卢矢赐，令公引满射天狼。
○阵前金甲绣蛟螭，五色云开玉帐旗。青海已闻传箭去，天山又见挂弓时。

○畏威面缚出千群，手把旌旄扫恶氛。朝野竞夸新战绩，破羌不数赵将军。
○大纛高牙五等崇，身骑御马佩彤弓。元和天子原神武，收复淮西赖晋公。
○连营鼓吹凯歌回，接壤欢呼喜气开。闻道千官陪彩仗，君王亲待捷书来。
○升平嘉宴举金觞，露布星驰奏未央。道左皆大将，望尘迎拜郭汾阳。○边燧
消时战鼓闲，戈解甲入重关。挥兵已夺狼头纛，胆落名王恟哭还。○运筹决胜
朔庭空，麟阁威名破远戎。却笑曩霄称兀卒，当年犹说范韩功。○饮至元功竹
帛名，至尊颁赏遍行营。一时下马听明诏，远近同呼万岁声。○黄金堂印镇三
秦，钟鼎常社稷臣。万里穹庐归圣化，穷边影绝射雕人。